

【雪团】雪因情化，情由心生 汤姆憨克斯

雪团文，基于春物故事以团子为主视角，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1—3 卷，每周四周五更新。

第一次写同人，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我就是因为这张图，才喜欢上春物的💕雪团真是太好了！

雪

第一卷回顾高中生活

2 年 F 班 由比滨结衣

阳光盈满在教室，樱花开放在枝头，高中的又一个春天也就从此开始。

回顾高中生活，交际是我的主题。我喜欢与大家友好相处，这是我的座右铭。大家也都视我为好朋友。

即使开始的方式不对，也曾半途而废，但只要不是欺骗或虚假的，那友情就没有错。我是这么认为的。因而我喜欢大家对我敞开心扉，向我诉说着喜悦，烦恼，幸福，悲伤。我也在这一年时间里，力所能及的帮助大家。

可开朗的我其实封闭了自己的心。

我不敢表达出我的真实想法，不敢说出我的真心，因为我害怕冲突，我害怕失去。

我习惯了帮助他人，但现在我希望有一个能帮助我的朋友。我希望我能有勇气向他说出真心，我希望他能愿意倾听，愿意接受，愿意分享真心。我可能有点贪婪，但这就是我想要的高中生活。

苦恼的，高二生活开始了。

下课铃响起，第四节课结束，到了轻松的午休时间，优美子用修长的指甲嗒嗒地敲着桌子。

“喂，结衣，今天放学我也要 and 隼人他们去逛街。”她翘起腿向前望去。

“啊，隼人同学吗？优美子和他很玩得来呢。”

我跟随优美子看向叶山隼人——全校的人气之星，又下意识地越过他，望着在前面睡觉的笨蛋阿企。

“对吧，隼人真的很阳光帅气的，不像前面的自闭男，连烹饪课都不敢露面。”

又来了，这种感觉真讨厌。

“嗯，今天的烹饪实践课，隼人表现的也很棒的。那个，我下午还有点事，不能陪你了。”

“行啊，又没什么不可以。”优美子拿出时髦的手机摆弄。

我最害怕沉默了，借口买饮料，双手合十向优美子道歉，好像逃跑一样离开教室，向着教师办公室走去，想到自己烹饪课的表现和要做饼干的目标，就焦急的加快了步伐。

可办公室里忙碌的身影并没有平冢老师。

“应该是去抽烟了吧，等一会儿就好了。”

尴尬了，我摸一摸头上的丸子，不知道怎么办。

“嗨！结衣！”相模挥着手跑来，一脸嗔怪的样子。“整天和三浦同学泡在一起，现在终于找到你了。”

“没，没有啦，我们只是恰好前后桌。”是我太疏忽了吗？我尴尬地摸了摸丸子。

“那你还真是幸运呢，我周围的川崎和海老名同学都有点不好讲话呢。”

“可能才刚开学，大家还很拘束吧。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玩？”

相模面露难色，一副不情愿的样子。“还是算了，三浦同学我合不来，如果只有结衣你就好了。”

“说什么呢？你也可以和男生玩啊，叶山同学不是很热情吗？”

“可是三浦一直揪着他！”相模提高了音量，让我有点不知所措。

“结衣，以你的能力，一定能帮我回到原来的地位，对吧？”

“可是……”我无奈地抓着丸子头，好想抓出点什么啊！

“相模同学，由比滨同学，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呢？”是平冢老师，太好了！

“那小模，我找老师有点事，先走一步咯。”我朝相模挥挥手，三步作两步的跑到老师身边。

“所以说，你是想让他吃到你亲手烤的饼干，但你没有自信，想请我帮助你。”平冢老师双手抱胸，苦恼地转着椅子。

“嗯嗯。”我急切的点了点头。

“为什么现在才来？”

“我……”我尴尬的摸了摸丸子。

“算了，现在有一间叫侍奉社的社团能解决你的问题，地点在特别大楼的三楼。”

“谢谢老师，请问那里的社长是谁？”我迫不及待地发问。

“二年J班的雪之下雪乃同学。”平冢老师浅浅一笑。

“欸欸欸！”我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

雪之下雪乃——全校女生中的人气之星，就算在偏差值很高的国际教养班都能稳居第一的好学生，

还据说有着县议员父亲的千金大小姐。天啊，我没有和她们交际的经验啊。

”嗯，就是那个让人敬而远之的高冷女王，但如果是你应该可以和他好好沟通的吧。”

“嗯，谢谢老师。”

平冢老师充满期待的眼神让我无法拒绝啊……先回去想想怎么办吧。

“结衣，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午休要结束咯。”优美子睡眼惺忪，懒洋洋地朝我看过来。

“啊，嗯。”我应了一声，就再也听不见什么，脑海里只有她的美丽。

第二章

帅气的，雪之下雪乃始终如一。

“铛——铛——”放学的钟声响起，打破了我整个下午的遐思。还没抄进的笔记被擦掉，我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是学习笨蛋吧。

平冢老师向我点点头，拎着逃课的笨蛋阿企离开了。现在不能再发呆了，拜托别人前先行等待，这可是基本的礼仪呀，大小姐应该很在乎这个吧。我将书包甩上肩头，简单的向优美子告别后，就急促地赶往特别大楼。

.....

可这里并没有哪一间社团标明了“侍奉社”啊！我穿过天桥又爬上楼梯，才发现这个尴尬的事实，我焦急地抓着丸子头，准备去其他社团打听。

“嗯，下次一定还来找你玩，拜拜！”我关上又一间社办的门。不仅没有打听到，还因为聊天耽误了时间，又不能去找还在整治阿企的平冢老师。真让人抓狂！

正当我左右徘徊时，后面几间空教室传来关门的声音。可是那里不是没有门牌吗？我轻轻敲了敲其中一扇门。

“打、打扰了！”啊，好紧张，紧张到嗓音都变尖了。“嘎啦”一声，我将门开出一点点缝隙，拘束地钻了进去。

桌椅被胡乱地堆放在角落，与之相对的，一位甚是端庄素雅的长发少女从书中抬起头，她的美丽让我羞涩地移开目光，却看到了——阿企？

“呀！”我忍不住尖叫，“为，为什么阿企会在这里？”

“呃，我是这里的社员。”他一脸困惑的表情，难道是不认识我吗？

“算了，先坐下吧。”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搬来把椅子劝我就坐，阿企还是个绅士呢。

“谢、谢谢……”我坐下来和雪之下同学视线相对。

“你是由比滨结衣同学吧。”

欸欸欸，她知道我吗？我紧绷的脸一下松开来，能被雪之下同学认识应该是种荣耀吧。

“……”

还有第一次近距离听她声音，太好听了吧！简直就是天籁！

“……”

不好，正当我发呆的时候雪之下和阿企又互怼了好几句，原来他们这么熟识啊。

“这个社团，好像很有趣呢。”我认真的看向雪之下，却被回以冷冷眼神。

“我可不觉得……倒不如说你的误会让我很不愉快。”

呜，说错话了，我连忙挥起双手：“啊，该怎么说呢，我只是觉得特别自然，阿企也和教室的样子完全不同。我没想到他也会开口说话。”

“说起来，由比滨同学也是 F 班的吧。”

“咦？”阿企疑惑的目光来回扫动。

他果然不认识我啊，不过现在我不想纠结这些。

我轻轻的叹了口气：“那个，我听平冢老师说，这里可以实现学生的愿望，是吗？”

“是吗？”阿企也反问一句。

不过雪之下只看向我。“略有不同吧。侍奉社只能提供帮助，能不能实现愿望取决于你自己。”

哇！语气好冰冷啊，我有点讶异。“这有什么不一样？”

“区别就在于给饥饿的人吃鱼，还是教会他捕鱼的方法。志愿者服务本来就只是教人自救的方法，而不是直接提供结果，准确的说，是让对方学会自立。”

哇！语言好高深啊，我不禁感叹：“感、感觉好厉害啊！”

雪之下同学微微一笑：“我不能保证实现你的愿望，但一定会尽可能的提供帮助。”

愿望，愿望……可是小企在这里，我没办法说出我的愿望。

“那个，呃……饼干……”我偷偷的瞄了一眼阿企，要是他能避开就好了。

雪之下抬起下巴，示意走廊方向。阿企就起身走去。

“那我正好去买盒 SPORTOP。”

“我喝‘蔬菜生活 100 草莓什锦酸奶’就可以了。”

能够理所当然的使唤阿企，雪之下同学可真不简单。

更新了更新了，接下来的一段是雪乃的视角



在听完委托后，我淡淡的说道：“我会帮你的。”

“真的吗，太好了！谢谢你，雪之下同学！”无限的热情让我羞耻地移开视线，比企谷同学居然会和这样活泼的女生有交集，真是不可思议。

“可……可是，阿企一会就回来了，怎么办才好？她忸怩的双手比出一个倒三角，太可爱了。

“那就请他做试吃的工作。”

“试，试吃？”

“嗯，即使做出再美味的饼干，如果不合对方的口味，传达出的心意也很难被接受，而请比企谷试吃就可以摸清楚他的喜好了。”

“好厉害啊！”

完全没搞懂啊，看着这呆萌的眼神，一口气讲这么多真是我的不对。

“总之，先等他回来，具体的操作我会在家政教室演示。”我拿起手边的文库本，结束了话题。

“好的！”而她双手捧起脸颊，注视着我。从未见过的热忱，让我对她产生了兴趣。

.....

阿企拿着酸奶和他的饮料回来了，还体贴的给我带了咖啡欧蕾。雪之下说明情况后，我们向着家政教室走去。

“为什么要让我们帮忙啊.....这种事应该去找自己的朋友吧。”阿企脸上写满了“抵触”。

“唔.....这、这个嘛，我本来就不想让她们知道，况且被发现的话肯定会被嘲笑，这种认真的事不适合找朋友帮忙。”

我的视线游移不定。来帮助我的她和他不也是朋友吗？

“哈哈。”阿企冷笑一声，与我四目相对。居然嘲笑我，太差劲了！

“呜，呜呜.....”

我默默地低下头，紧紧抓住裙摆。

“哈、哈哈哈.....果、果然很奇怪对吧？像我这样的人还做手工饼干，装什么纯情吧.....抱歉，雪之下同学，我还是放弃算了。”

“你要是这样决定的话，我也无所谓.....不过，你不用在意那个男人。反正他没有人权，我会强迫他帮忙的。”

“哎呀，不用啦，不用啦！反正我也不适合这种事，说出来就很奇怪.....之前我也问过优美子和真理她们，大家都说现在不流行这种东西了。”说完我瞄了一眼雪之下，她应该会说出一些鼓励的话语吧。

他却像是要给我补上一刀般地说道：“是啊，这的确不像是你这种花枝招展的女生会做的事。”

“对、对吧？很奇怪吧？”

我一边看他们的脸色，一边“哈哈哈”地笑了起来，低垂的视线不时与他们相对。

“这个嘛，我并不觉得奇怪，不适合你，违和感或是你不配什么的，只是单纯的不感兴趣罢了。”

“你更过分，阿企，你竟然说出这种话！哼，我生气了。告诉你吧，我只要用心，什么都能办到！”

雪之下打开了家政教室的门，而我气鼓鼓地走了进去。

家政教室中充满了香草精的甜味。

嗯……应该是在这里打个结，欸欸欸，围裙怎么又掉了？

而雪之下早已系上了围裙，迅速的做好了准备工作，在一旁双手抱胸注视着我。

“绑歪了。你连围裙都不会穿吗？”

“抱歉，谢谢……咦？围裙我当然会穿啦！”

“是吗？那就麻烦你自己穿好。做事过于邋遢，就会变得像那个男人一样无药可救。”

雪之下默默地说完，就和阿企拌起了嘴。我匆匆忙忙地打了个结，抬头看见她的微笑，也“扑哧”一声笑了，然而她的表情立刻变为无奈。

“你还没穿好吗？还是说你根本不会穿……唉，我帮你吧，过来。”

“可以吗？我犹豫地喃喃低语。

“快点。”

噫惹！好冷漠！好可怕！

“对对对对对不起！”我乖乖地朝雪之下跑去。

她绕到我身后。虽然看不见，但应该是个很漂亮的结吧。

好像妈妈啊……不对不对……“感觉就像姐姐一样。”一不小心就说出来了。

“我的妹妹哪有这么笨。”雪之下叹了口气。

“才不是笨呢，我要努力喽！”我自信的卷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

雪乃的视角

卷着袖子的由比滨同学得意地掐着腰。

然而打好的鸡蛋里还飘着蛋壳，面粉全部凝结成块了，黄油也根本没有融化。我撑着额头，浑身战栗，脸色想必也很难看。

“由比滨同学，停一下。”正当她理所当然地把盐当作砂糖时，我出声打断了。

等到面糊烤好后，苦涩的气味飘来，想必她又加入了速溶咖啡粉吧。

“为、为什么？”她惊愕地看向我。

“无法理解……究竟怎样做才能犯下这么多失误。我不忍心责怪她，压低声音嘟哝道。

“虽然看起来不怎么样……不过，不尝尝怎么知道是什么滋味呢？”

“是啊。正好这里有帮忙试吃的人。”

“喂，这是试毒才对吧！”

“哪里有毒啦！……有毒，嗯……真的有毒吗？”

由比滨高声反驳，但马上又不安地歪起脑袋，用眼神问我：“你觉得呢？”

这种事还用得着问吗？

“反正没有使用不能吃的食材，应该没问题吧。而且……”说到这里，我停顿了一下，又凑到她耳边说：

“我也会吃的，所以你放心吧。不找出问题所在，就无法制定相应的对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我边说边看向正在盯着我的由比滨。

.....

我勉强咽下了自己做的饼干。

“呜呜……好苦好难吃……”我眼泪汪汪地嚼着饼干。雪之下递来一杯茶。

“尽量不要搅碎，配合茶水咽下去比较好，注意不要碰到舌头，这东西跟剧毒不相上下。”

雪之下将刚刚烧好的滚烫热水倒进茶杯，为我们泡好红茶，开口说道：

“那么，我们来考虑一下怎样才能有所改进吧。”

“让由比滨永远别下厨。”

“全盘否定？”阿企！太差劲了！

“比企谷同学，这是万不得已时才能使用的解决方法。”

“这样能算是解决了吗！”我失落的垂下肩膀，长叹了一口气。

“我果然不适合料理……这种事要靠天分吧？可我没有。”

雪之下也轻轻地叹了口气。“只能努力了。”

“这也算解决方法？”阿企不满地咂嘴。

“努力可是了不起的解决方法，只要做法正确。由比滨同学，你刚才说自己没有天分对吧？”

“咦？啊，嗯。”

“请你订正这种想法。连最低限度的努力都不去尝试的人，没有羡慕天才的资格。无法成功的人正是因为想象不到成功者付出了多少努力，才会屡战屡败。”

雪之下的话语让我语塞，我努力地挤出笑容掩饰不安：“可、可是，大家都说最近没有人会做这种东西了……一定是我不适合，嘿嘿。”

“可不可以请你不要总看周围人的脸色？这样会让我很不愉快。自己的笨拙、狼狈、愚蠢的根本原因在哪也要问别人，你不觉得丢脸吗？”

雪之下将茶杯“喀”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冰冷的声音和她的话语一样。她的语气很重，流露出对我强烈的厌恶。

她说出来了……这应该就是她的真心话吧。她是自立的，要强的女孩子，应该会讨厌我的迎合吧。虽然这些话很尖刻，但是我更喜欢这份真诚。

“我觉得雪之下同学好帅气……”我说出来了，我说出我的真心话了。

“什么？”雪之下和阿企异口同声地反问道。

“你完全不会说客套话，该怎么说呢？我觉得这种人很有型。”我凝视着雪之下，刻意的笑容终于散

去，满是自然的神态。

“你，你在说什么呀？你没听到我刚才说了什么吗？我说的时候还刻意加重了语气。”雪之下连连后退，像是被我的凝视吓到一般。

“不！”我也刻意加重了语气，“没那种事！啊，不过……你的话的确过分，让我有点吓到。但我能感觉到你说的是真心话，你和阿企说话时也是，虽然嘴上不饶人……但你们真的在沟通。我习惯了迎合别人，所以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景……”我稍微做了停顿，双手合十认真地道歉，“对不起，下次我会认真做的。”

我还是第一次讲出这么一大段话来表达我的心意，因为不这么做，她真的会讨厌我吧。

“你就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吧，由比滨也要认真听。”阿企也来帮我说话。

“你还愿意指导我吗？”我恳切地向雪之下发问。

雪之下错开视线，用手拨了下头发，轻声叹了口气，点头说道：

“当，当然了，你的委托我会负责到底。我来示范一次，你就照着做吧。”

“太好了！”我一把拉起雪之下的手，我们的心第一次有了交流。

雪之下熟练的动作让我眼花缭乱，没过多久他就做好了坯，用模子压出好些可爱的形状。不一会儿，烤箱里就飘出诱人的香味，饼干呈现出漂亮的黄褐色，像 AUNT STELLA 一样精致，看起来就很美味。

“真的好好吃……雪之下同学好厉害哦。”我投出敬佩的目光，阿企也赞叹不已。

“谢谢。”雪之下含蓄地笑了，“不过。我也只是完全照着食谱做的，所以由比滨同学一定也可以做出同样的饼干。要是这样还做不出就奇怪了。”

“这样的饼干应该可以送人了。”我满怀期待地笑了。

“是啊，只要你按照食谱做。来吧，由比滨同学，加油。”她一口气讲了好些鼓励的话，自信满满地要教会我。

可是……

“由比滨同学，你做的不对，筛面粉要画圆形，圆形啦圆形。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在小学里有学过吧？”

“搅拌的时候要按住碗。要是连碗都转起来，还怎么搅拌？而且不是转圈，动作要像切菜一样。”

“不对，不对啦。提味的食材就算了，罐装水蜜桃等下次再用吧。加入过多水分，生坯会坏掉，变成死坯。”

雪之下不时抓住我的手，我却心跳加速，紧张到动作变形，我们愈发手忙脚乱，她更是精疲力竭。将生坯送入烤箱后，坐在一旁气喘吁吁。看到她劳累的样子，我很自责，可如果我说“没有天分”之类的场面话，一定会惹她生气吧。我沮丧地垂落肩膀，直到烘培结束。

一股神似的味道飘了过来，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然而……

“好像还是不一样。”

“我应该怎样教，你才会明白呢？”她沉吟着思考起来。

“为什么烤不好……我明明有照你说的做。”

我们重复着无意义的话语，看向地板发呆。

阿企打破了沉默：“我说，从刚才起，我就想问了，为什么你们非要执着于好吃的饼干？你真是一点也不懂男人心。”

阿企的指责让我忸怩不安：“这、这有什么办法？我又没有交过男朋友，朋、朋友倒是有和男生在一起过，但我、我是为了迎合他们才变成这样的。”

雪之下抬起头瞪着阿企。“比企谷同学，你到底想说什么？”

阿企又呵呵地傻笑了起来：“看来你们都没有吃过真正的手工饼干。十分钟后再到这里来，我会让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手工饼干。”

饼干被否定的我心情很不爽：“你说什么……谁怕谁啊！那我就等着瞧啦！”

我牵起雪之下的手向外走去，用力过猛让她踉跄了一下。

“不要！”她倒在了我身上，是我最喜欢的拥抱，雪之下同学的身体真是轻盈呢。

“这就是‘真正的手工饼干’？形状难看，大小不一，而且还到处是烤焦的痕迹，这算什么呀……？”

雪之下惊讶地望着桌上的物体，我从旁边探头打量。

“哈哈！刚才你还夸下海口，结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这种东西我连吃的兴趣都没有！”

我大笑起来，将一个下午的情绪扫空。

阿企强忍尴尬，微笑着说：“行、行啦，别挑三拣四的，先尝尝看吧。”

我和雪之下犹犹豫豫地拿起一块。四周安静下来。

“也没什么特别的嘛，吃起来还有点硬邦邦的！坦白说根本没那么好吃！”我瞪向阿企，雪之下也诧异地看过来，真不知道阿企的自信从何而来。

“是吗？不好吃啊……我明明有努力过。”

阿企垂下脸，抓起盘子转过身去。

“没、没有差到要丢掉吧……而且也不像我刚才说的那么难吃。”我又抓起一块，咔嚓咔嚓地嚼碎。

“是吗？那你还算满意吗？”阿企微微一笑，我默默点头。

“其实，这是你做的饼干。”

“咦？”

阿企淡淡地讲述了真相。

“比企谷同学，我不明白你演这出有什么意义。”雪之下不悦地瞧着阿企。

“你没听过这句话吗……‘只要有爱，一切 OK！’”哇，是我最喜欢的《辣妹围裙》！原来阿企也喜欢呀。

接着阿企说了跨栏什么的。他到底想说什么呀。

“我们把方法和目的搞错了，是吧？”雪之下打断了啰嗦的阿企。

哇，雪之下同学真的好聪明！

阿企点了点头，继续说道：“你好不容易烤出这些饼干，不强调手工的部分就没有意义了，就算你送出与店里一样的饼干，对方也不会感到高兴的，倒不如说味道差一点更好。”

“难吃点反而好？”“怎么可能有那么简单……”雪之下和我异口同声地反问阿企。

阿企又说了一个故事，虽然他反复强调朋友，但是主角明显听起来就是他自己啊。

“比企谷同学，你的精神创伤怎样都好，问题在于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男人是种单纯得可怜的生物。被搭讪就会错意，收到手工饼干就会觉得高兴，所以……”阿企抬起头来看向我，“就算是没什么特别，吃起来有点硬邦邦的，坦白说根本没那么好吃的饼干就足够了。”

“唔唔唔……少啰嗦！”我抓起塑料袋和烤盘纸砸向他，“你气死我啦，阿企！我回去了！”

我恶狠狠地瞪向阿奇，气鼓鼓地转过身，朝门外大步走去。

“总之……你只要把努力的心情传达给对方，男人就会动摇的。”

听到阿企的话，我回过头来，雪之下向我问到：“由比滨同学，你的委托怎么办？”

“已经不用了，这次我会用自己的方法来尝试，谢谢你，雪之下同学，明天见，拜拜！”

雪乃视角

我目送由比滨远去的模样，上下跳动的丸子头，左右摇晃的双肩包，发出轻快声音的室内鞋……还有不太搭调，没解下的围裙。

“等一下，由比滨同学。”

“啊！”看来她也意识到了，转着圈想拿住身后的结。这样子真像追着尾巴的小猫……或许更像小狗？

我边向她走去边想着。

“别动，我来帮你。”我绕到她身后，一手拿开双肩包，一手解结，围裙下是湿透了的衬衫，看来刚才她真的很努力呢。

“努力的心情，我也会动摇呢。”我不由得说到。

“咦？你也会吗？”她下意识地疑惑。

“当然，只要是努力提升自己的人，就值得被欣赏。”

“太好了！那我们回家吧！”她很自然牵起我的手。

虽然我不习惯这种接触，但还是和她愉快地走到了校门口。

.....

第三章 激烈地，优美子和雪乃开始争执



经过妈妈一晚的悉心指导，我背着装有烤饼干的书包，再次站在侍奉社的门口，一想到可以见到小雪和阿企，我心情激动地加重了敲门的力道，“咚咚”，声音大到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呀哈啰！”。既然她讨厌我低声下气的样子，那么一声响亮的招呼总会更讨喜欢吧。

可她居然叹了一口气：“有何贵干？”

我不由得肩膀一颤：“咦？你们怎么都不欢迎我的样子……莫非是小雪……讨厌我？”

小雪沉吟片刻，又用一如往常的声音说：

“也不讨厌……只是对小雪这个昵称有点发憊。”

“这在女生的字典里就是讨厌啊！”

我慌张起来，我可不想被小雪讨厌。

“然后呢，你有什么事？”

“我最近不是很热衷下厨吗？”

”我怎么知道……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这个算是上次的谢礼。妈妈教我烤了饼干，就想给你们带一点。”

“我没什么食欲，所以不必多虑，你的心意我领了。”

啊，小雪的脸色看起来好苍白，难怪她说自己没有食欲呢。

“小雪生病了吗？那我们就下次再尝吧。”

“完全没有。”小雪的脸上又渐渐盈满绯红的微笑。这让我很开心：“哎呀，没想到下厨这么有趣呢。

下次我就试着做便当吧。啊，对了，小雪也来一起吃午餐好了。”

可小雪好像不开心：“免了，我喜欢自己用餐，所以对你说的那种不怎么感兴趣。还有，‘小雪’，听起来很肉麻，请不要这样叫我。”

怎么可能！她竟然不喜欢这么可爱的昵称！我要再试一试。

“不是吧，这样不会觉得寂寞吗？小雪，你都在哪里吃饭呀？”

“社团活动室……我说，你没听到我刚才的话吗？”

“啊，还有还有，反正我放学后都很闲，干脆来你们社团吧。哎呀，这算什么呢？谢礼？对啊，就是谢礼，所以你们不用放在心上啦。”

“你有在听我说话吗？”小雪困惑的样子真可爱，她频频地看向阿企，想让他说点什么。

而阿企却合上口袋书，悄悄地站起身来，轻声说了句“辛苦了”，就道别准备离开社团活动室。太好了，阿企真棒，这样就有和小雪独处的空间了。

“啊，阿企。”我想把饼干给他。

阿企回过头，一把抓住我扔出的饼干。

“这个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毕竟阿企也有帮忙。”

“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还有，别叫我阿企。”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雪乃视角

由比滨转身回来了，她带着灿烂的笑容发问：“小雪呐，明天中午就到这里找你，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很想来也可以，但是，”我稍作停顿，做出一副愠怒的样子，“不要再叫小雪了，这让

我很困扰。”

她果然很害怕我生气的样子。“对、对不起，雪……之下同学。”

随后我们就陷入了沉默，一想到这是由我造成的，我就急忙想找话题来弥补。

“对了，由比滨同学，你会带什么来呢？”

“嗯，妈妈最常做的马铃薯炖肉，姜片炒肉，日式汉堡之类的，雪之下同学呢？”

“我的话，胡萝卜、洋葱还有土豆吧。”

“不是吧，没有肉，那个蛋什么的，会不足的吧。”

“你想说的是蛋白质吗？没事的，我有通过牛奶豆类补充。”

“哇，小雪懂得好多啊！”

“不许说。”

“啊！”

.....

我们就这样聊到了钟声响起。“今天就到这里吧，明天见，由比滨同学。”我跨上包，拿起文库本准备离开。

而她却向我伸出手，是想借我的书吗？

“想借的话，也可以哦。”

“不是啦，我是想牵小雪的手，不可以吗？”

尴尬的误会让我愣了神，不自觉地就伸出了手。

“好耶！”

我们就这样走到校门后分别。走出一段距离回过神，才发现我的脸颊热热的。

.....

下课铃响起，第四节课终于结束。我提着便当徐徐地来到侍奉社。可由比滨并不在这里，也许是 F 班离得比较远吧，我选择静静的等着她的到来。

.
. .
. .
. .

终于到午休时间了，教室里的氛围顿时变得轻松起来。今天的 2 年 F 班也一如既往的热闹，而我则不会平常一样参与，我想和优美子打声招呼，就提着便当去找小雪。

“隼人同学，今天有空去一趟 41 吗？”

欸欸欸，她今天还要去那家冰淇淋店吗？我是不能去了，得和她说明一下。

“哎呀，今天不行啦。我还要参加社团活动。”声音来自她对面的叶山隼人，学校的人气之星。

“少去一天又不会死。今天的双球冰淇淋打折哦。我想吃巧克力和朱古力的双球。”

“优美子，你吃多了会后悔的。”看来叶山也并不想去，我可以找机会了。

“我吃多少都不会胖啦。啊，我今天一定要吃，对吧，结衣？”

啊，她主动问我了，这正是个好机会。

我连连点头：“嗯，没错没错。优美子身材很棒啦，对了，今天我有事……”

“对嘛，只能今天就去了。”

完全没听吧，有没有搞错？

“吃太多肚子会坏掉的哦。”叶山也在极力劝她放弃。

“人家都说了，我吃多少都不要紧，不会胖的啦。对吧，结衣？”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晚到了小雪会生气的。

“就是嘛，优美子身材一级棒，长腿也很美。不过我……”

“咦？是吗？但你不是说那个雪之下同学什么的也很漂亮吗？”

“嗯，是啊。小雪她……”糟糕了，一提到小雪就收不住了。

“……”优美子一脸愠怒的样子。

“啊，不过还是优美子最美啦！”我努力挤出笑容，想要快点离开。

.
. .
. .
. .
. .

“由比滨呢……”我嘀咕了一句。会不会是拖堂了？还是她走错了？还是因为我来晚了，她已经走了？

是生病了没来学校吗……

我到底在胡思乱想什么啊……还是再等一等吧。

.
. .
. .
. .
. .

“要是社团活动结束后也没问题的话，我就陪你们去吧。”叶山努力地转移话题。

“OK，记得到时候发短信给我。”听到叶山的回复，优美子开心地笑了。

我得赶紧走了……

“那个……我中午有个地方想去……”

“哦，这样啊。那你回来的时候帮我买瓶柠檬茶，我今天忘了带饮料，午饭又是面包，没有茶水怎么吃得下呢？”

这也是很平常的事了 但是今天我可能做不到。

“咦？呃，可是等我回来就到第五节课了，整个中午可能都不在，所以会有点不方便……”我尝试去

解释，可优美子的脸沉了下来。

“啊？喂，你搞什么啊？怎么感觉你上次也说过这种话，放学后就马上走掉了。你最近很不合群嘛。”

“呃，这个嘛，该怎么说才好……我有点私事要处理，所以那个……真的真的非常抱歉……”我想我有点语无伦次了，这样会让她更生气吧，这下麻烦了。

优美子不断地用手指敲打桌面：“你这样说话我怎么听得懂？有话想说就说个清楚。你不是我的朋友吗？有事情瞒着我不太好吧？”

我低下头喃喃道：“对不起……”

“我不是说了吗？不要道歉。你应该有话想对我说吧。”

不在这里说出来就走不开吧，可是我也很难在大家面前表达自己啊，谁能来帮帮我……

.
. .
.

还没有来吗……

我想我应该去看看情况了。我急匆匆地走出社办，还不小心碰到了门框，脚步不自觉地加快，是因为她吗……

教室因为我们而变得安静。连碰到桌子的“喀哒”一声都无比响亮。

然而更响亮的是他的一句话：“喂，差不多……”

我不自觉地回过头去，是阿企吗？在为我说话？

“吵死了！”优美子回怼了一句。

阿企还在嘟嘟囔囔什么，我没有听清，因为优美子又开始质询我。

“告诉你，结衣，我可是为你好才这么说的，但你那种不明不白的态度让人很不愉快。”

怎么样都好，我现在只想离开。

“对……对不起。”

优美子却发出一声冷笑：“又来？”我吓得卷缩起来。我不敢面对周围人的目光，好像大家都在看我的笑话。

.

.

.

.

“又来？”

当我穿过二年级的走廊，快要到反常安静的 F 班门口，就听见了这声冷笑。

这不是由比滨的声音……是谁？她是在对由比滨冷笑吗？

.

.

.

.

阿企再次起身朝我们走来，我不自觉地看向他，眼泪汪汪的。优美子摆手让他走开，冷冰冰的质问

我：“喂，结衣，你在看什么地方？从刚才起就只顾着道歉……”

.

.

.

.

“喂，结衣……”我听到了她的名字，不过那个声音很冷酷，像是在训斥一般，想到她又是唯唯诺诺的样子，我就火冒三丈，明明都告诫她不要看别人脸色了！

“……只顾着道歉。”道歉，由比滨向谁道歉？她应该向我道歉吧！

我一个箭步冲向门口，她果然在里面！

.
. .
. .
. .

我抬起头看向门口，她竟然来了！

“你搞错了道歉的对象了，由比滨同学。”

小雪缓缓地开口，声音像极光般清激动人。

教室里的所有人都出神地望着她的身影，优美子敲桌子的声音不知何时已经消失，周围一片沉默。

阿企站起一半的姿势都僵住了。

确实，我并没有对优美子做错什么，小雪才是我应该道歉的。

小雪率先打破沉默：“由比滨同学，你主动提出邀请又没去约好的地方，做人是不是有点问题？如果知道自己要迟到，至少应该想办法通知我才对吧。”

“对、对不起。啊，可是我不知道小雪的手机号……”

“是吗？原来是这样。那就不能把错全怪在你头上，这次我就不追究了。”

小雪竟然相信了我牵强的理由，我放下心微笑着。

“我们走吧。”小雪伸出手，欲牵又止，最后奇怪地拍了拍我。

“等、等一下！我们的话还没说完！”优美子在我身后喊着。

“有什么事吗？我可没时间搭理你，我还没吃午饭呢。”

“什、什么？你突然冒出来扯什么，我在和结衣讲话！”

“讲话？原来你想靠那种语气讲话。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把自己的意识单方面强加给对方罢了。”

优美子怒气冲冲地瞪着我们，而小雪只是冷漠以对。

优美子气呼呼地摇晃着卷发，烦躁地玩起手机。

“什么啊？你在说什么呀？真是莫名其妙。”

意想不到的，隼人同学竟然说话了：“雪之下，就让优美子和结衣说完吧。”

“那我先走一步。”小雪离开了教室。

“我、我会来的！”我赶忙说着。

“随你的便。”看来小雪好像有点生气了。

班上的同学们也纷纷离开了教室，当阿企再次看向我时，我忍不住说到：“谢谢你刚才为我站出来。”

现在我要和优美子好好谈一谈了。

雪乃视角

我靠在门边的墙上，双手抱臂闭上眼睛，比企谷也站在我的身边，向我搭话：“还不回侍奉社吗，莫非是担心她？”

“才没有，社办太远了，我要歇一会儿。”

教室里的声音也在断断续续的传来。

“对、对不起。我不迎合别人就会觉得不安……总是会不由自主的看人脸色……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才会惹你生气。”

尽管我讨厌那位优美子歇斯底里的样子，但我们在讨厌由比滨迎合这点相通。

“……”

“呃，该怎么说呢？从以前起我就是这样，玩过家家的时候明明想当妈妈，但是因为有其他人想当，我就只好做小狗了……或许是因为我在住宅区长大，周围总是有许多人，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吧……”

“我不懂你想表达什么。”

“也、也是，就连我自己都不明白，不过见到阿企和小雪后，我发现他们虽然没有朋友，但还是很快乐，明明总是斗嘴，却好像很合得来……”

我并不认同她对我们的观察。呜呜咽咽的抽泣声传来，我的心抖了一下。我睁开眼睛，探头看看里面的情况。

“看到他们那样，让我觉得自己以往拼命迎合别人的做法似乎错了……”

我们究竟哪样了……我心里很是不服。

如果这件事能让她意识到迎合的做法错了，倒也不是件坏事。

“我们究竟哪样了……”比企谷也喃喃自语。

“你在社团办公室里展现出看书傻笑的怪癖就够恶心的了，我才没有想你说话。”

由比滨还在努力地说着：“所以，我也想生活得随意一点，不再勉强自己……之类的。不过，我并不是讨厌优美子，所以今后我们也能做朋友吗？”“哦，是吗？好啊，又没什么不可以。”

看来事情解决了。只是“朋友”这个词让我很在意，我，也可以和她交朋友吗？

“对不起，谢谢你。”再一鞠躬，由比滨就走出了教室。

“啊！阿企和小雪都在呀！”她顿时满脸通红，羞愧难当，朝比企谷吐出可爱的小舌头，牵起我的手就跑起来。“小雪，要来不及了！”

“等一等，由比滨同学。有比午饭更重要的事要和你说。”

她停下了脚步：“什么？”

我把脸扭向一边：“我们也能做朋友吗？”果然说出来还是很难为情。

“当然可以了！我们不一直是朋友吗？”

“那个，想请你邀请我，好吗？”

“我们能做朋友吗？雪之下同学。”她满眼都是笑意，仿佛完全忘记了刚才的不愉快，“是要我这样做吗？”

“嗯，请多指教，由比滨”我回过脸，努力地不让自己躲避她的目光。

“请多指教，雪之下。”

然后和我和她同时伸出了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

第四章 认识可爱的小彩和有趣的中二

认识可爱的小彩和有趣的中二

现在，我总会在下午早早的来到社团活动室，和小雪在一起的时光总是轻松愉快。尽管她不怎么讲话，大多数时候都在看书，但这种宁静的气氛也格外的有魅力。

“呀哈喽！”

“嗨。”

我简单的打了招呼，她也给予回应，感觉最近小雪最近变积极了呢。

“由比滨，可以请你填一下这张表嘛？”她递过来笔和纸。

“入、入社申请书？可我已经是社员了呀？应该不用写了吧。”我不停地摆手。

小雪叹了一口气：“在我心里，你已经是了。可是还要报告和顾问平冢老师的批准。来吧，快写吧。”

我沮丧地接过笔和纸：“呜呜……入社原因什么的感觉要写好多字啊……”

.....

去往教室办公室的路上，小雪拿起我的报告端详。

“怎么全是平假名……这么简单的内容麻烦你用汉字好嘛……”

“放心，平冢老师不在，我们只要把报告放在桌子上就可以了，至于她的批准——”她顿了顿，咧嘴一笑，“我早就拿到了。”她从口袋里拿出了印章。

当我们回到活动室时，阿企已经在和一个穿着大衣的男生交谈了，他应该就是新的委托人吧。

“这位是C班的材木座义辉同学，他想投稿给轻小说新人奖，但因为身边没有朋友，没法倾听其他人的感想，想请我们读读看。”阿企缓缓说着。

“嗯嗯。”大衣男连连点头。

“轻小说？那是什么？就是那种中二会写出来的文字？”小雪皱了皱眉头。

“啊，那种中二的也不能代表所有轻小说，有趣的作品也是有的。”阿企连连摆手。

“像你之前读的那本书？”

“是啊，很有趣的哦，我比较推荐我的青春——”

“好了，比企谷同学，让委托人来说说吧。”

我悄悄地拉过阿企：“中二是什么？”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网络流行语。所谓的中二，就是初中二年级前后经常做出难堪举止的一群人。”

“唔……”我尝试着去理解。

“总之，你看着他就明白了。”

此时小雪正在和中二对话。

“我明白你的委托了，还有其他的要求吗？”小雪微笑着走向他。

“八幡啊，依照吾与汝之契约，朕为实现心愿奔波至此。这是崇高的欲望，也是我唯一的愿望。”然而中二却死死地盯着阿企。

“跟你说话的人是我，别人讲话的时候，请你看着对方。”小雪收起了笑容。

见到她冷峻的样子，谁都会害怕吧，中二一本正经地咳了几声：“唔，唔哈，唔哈哈哈哈哈！真没想到……”

“别用那种语气说话。”小雪的表情越来越冷漠，这样下去会很糟糕的吧。

我尝试着和中二对话：“为什么在这种季节还穿着大衣？”

“唔，唔嗯。这件外套是我的十二神器之一……呵哈哈哈哈哈！”虽然看向了我，但讲的话奇奇怪怪的，让人很不舒服。

“那你那双半指手套呢？有意义吗？又没法保护指尖。”

“啊，是的。呃……哈哈哈哈哈。”小雪一连串的问题让他说不出话来，只能尴尬地笑着。

“说话语气。”小雪气的揪起材木座的领子。

这下他彻底沉默了。

“看来我还要再管好你。”小雪扶着额头说道。

“啊，这个又不会怎么样。”他已经变回普通人了，
“总之，先看看稿子吧……”他从书包里拿出厚厚的一沓纸。

“网上不是有投稿网站和论坛吗，你贴那上面不就行了？”阿企不停地翻着。

“我办不到。那些家伙嘴巴都不饶人，要是惨遭差评，我可是会流泪的。”中二难过地捂住了脸。

“可是啊……”阿企望向一脸茫然的小雪，悄悄地说，“比起投稿网站，雪之下的意见可能会更残酷哦。”

我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好了，把稿子分成三份我们都带回去看吧。”不明所以的小雪递过来稿纸。

就算分成三份，分量也不轻，还有这么多汉字，真是让人昏倒！

我，小雪和阿企各自带走了一部分原稿，约好用一个晚上读完。

他的小说题材是校园超能力战斗。

能力觉醒什么的，好无聊。我打了一个哈欠，想着眯一会儿再看，可等我醒来时，天已经亮了。

工作不做完，小雪会不高兴的吧。

我硬着头皮在课间读完了小说。而阿企几乎全在睡觉，放学后也是，我知道他一定读到很晚，那么更认真的小雪呢，一定也是困得不行吧。

我轻轻的推开活动室的门，果不其然，小雪在打瞌睡。小雪安静地趴在桌上，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她在微笑，与往常的冷漠不同，我不由得为这种反差心跳加速，温柔的睡相让我也想加入，渐渐地我也闭上了眼睛。

“唔嗯！”当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就看见中二因为小雪和阿企的批评而倒在地上痛苦不已的样子。

“由比滨，说说你的想法吧。”小雪一脸愠怒地看着我。

我手足无措，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鼓励他：“啊，嗯，你、你知道好多难懂的词汇呢。”

“噗哈！”他做出要吐血的表情，难道是我说错了吗？

“你这可是给了他致命一击啊……”阿企也补上一刀。

“对不起！”我连忙道歉，“啊，你标题上的毛笔字写的挺好看的。”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阿企打断了我，随后就是一片沉默，只听得见中二的喘息。

最后，他四肢哆嗦地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你们，还愿意读我的作品吗？”

小雪不解地歪着头：“你被我们批评的那么惨，还想写下去吗？”

他没有逃避，对着我们的目光说了好长一段：“尽管如此，我仍然非常高兴把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拿给别人读，再听听他们的感想，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心情……但你们读了这本书我真的很开心。”

“这是作家病吧。”阿企嘟囔了一句，“不过我可以接受。”

我和小雪也点了点头。

“太好了，那八幡，我们去讨论新作吧。”阿企一脸不情愿的样子，不过还是和我们打了招呼离开了。

“又解决一个事件了，该算是谁的呢？”小雪淡淡地笑了。

“什、什么意思呀？这里还要评比的嘛？”我大为困惑。

“没什么。说起来，由比滨，你好像很懈怠嘛。”小雪的笑容又消失了。

“这个嘛……对不起……”这确实是我参与的第一个委托，我这么没干劲不太好吧……

“又来？”小雪冷笑了一声，让我不由得想起前几天的午休时间。

但是我不再缩成一团了，我面向她认真的说：“我会证明自己不是幽灵社员的。”

她笑了，果不其然，她是想要我的态度呢。

“这样的态度就对了。还有，你要认真写汉字了。”小雪扬起手中的书，又拿起我握着电话的手，

“不可以玩哦，陪我看书吧。”

“好！”我把手机放进包里，倚在她的肩头，“这样可以吗？”

“最好别……”她好像不情愿呢，但柔软的香肩让我实在不舍得离开。

是因为小雪在身边吧，第一次感觉读书也很有意思呢！

小雪和阿企，最近我的生活总是围绕着他们展开。具体原因是我加入了他们所在的侍奉社。

“如果你真的想为侍奉社做点什么，就要拿出干劲来。”自从上次被小雪批评后，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

眼瞅着下次委托遥遥无期，我不由得叹了口气。

委托、委托……如果我主动去找到委托，应该就可以证明自己了吧。

说起来，这个社团这么冷清，又不为人所知，和他们的独处有很大关系吧。或许我应该在班级尝试着宣传。

.

体育课每个月都会变更运动项目。

我们学校的体育课是三个班级联合上课，女生共有 60 人，分别参与两个项目，前段时间训练的是排球和体操，这个月开始变成网球和羽毛球。

今天我身体不舒服，就向老师请了假，慢慢地走到墙根准备休息。

然而阿企正在这里乒乒乓乓和墙壁对打，他也生病了嘛？

我不自觉地低头看着他，从前为了救我的狗，他被小汽车撞伤了右脚。

现在看来恢复得很好，一副身手矫健的样子，好厉害啊。

周围的男同学打得相当激烈，喊叫声不绝于耳。

“喝啊！喔喔！刚刚那球强不强？超猛的吧？”

“太猛了！一定接不住啦！超强的！”

男同学们一边喊叫，一边开心地练习对打。

“切球！”

我听见一声比其他都要大的喊叫，是户部。他正在和叶山同学对打。

可他打出的那球根本不算切球，而且远远偏离叶山所在的位置，就却向我们飞来。

“啊，不好意思！那位，呃……比、比企苦同学？比企苦同学，能帮我捡一下球吗？”

“比企苦同学是谁啊……”阿企不满地咂咂嘴。

可他没有开口纠正，而是直接捡起在地上滚动的球扔回去。你也太卑微了吧！

“喂！是比企谷啦！”我不满地向他们喊道，虽然不会被听见吧。

“比企谷同学！由比滨同学！”像女孩子一般的声音传过来，是我的回声吗？可又是谁在喊我？

于是我四下寻找，原来是户冢彩加，之前还在练习的他正一边擦汗一边走向这里。

“呀哈喽，小彩怎么不训练了呢？”我伸手帮他拿住网球拍。

“可能是和搭档不太合拍吧，他好像更想和叶山同学练习。”

我转头望去，一位留着棕色头发、相貌还算清秀的男生向叶山靠上前说道：“叶山同学，你网球也打得很好呢。刚刚那是切球吗？也教教我吧。”

“所以，比企谷同学，你网球打得很好呢，可以陪我练习吗？”小彩抬头看向阿企。

他却陷入了莫名其妙的沉默中。最终咬紧嘴唇，压低音量说：“她是谁……”

虽然很震惊，但是为了避免尴尬，我同样的小声回答阿企：“是和我们同班的户冢彩加啦……”然后在他头上猛敲了一下。

“你们的关系很好呢，可以让我加入吗？”小彩嘟囔着。

“说回来，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咦？啊，因为比企谷同学很显眼嘛。”

我转头对阿企猛瞧：“什么！应该是很不显眼才对吧？”

“笨蛋，我很显眼好不好？跟绮罗星一样超显眼的。”

“哪里？”

“……孤、孤零零地待在教室角落，反而很显眼啊。”

“啊，那样子的确满显眼……不，不是啦，抱歉。”我连忙向阿企道歉。

“那么，我们可以开始练习了嘛。”小彩也在努力地转移话题。

“喔，好啊，反正我也是一个人。”阿企一口答应。

接下来的时间就看着他们对打，当其他人不时出现失误时，只有他们不曾间断。

帮助小彩练习，说不定是可以争取到的一项委托呢。

嘿，嘿！呀！我输了！”

然而输掉的由比滨并没有流露出任何一丝的不高兴，反而兴高采烈地奔向门外：“那，小雪，我去去就回哦！”

想起刚才和她猜拳的场景，我不禁笑了笑。

那么，就在她回来之前眯一会吧，一直玩也很累呢。

吃了交换过的便当后，我和小雪做起了游戏。

一直以来的玩法实在太单调了，我尝试加入一些新花样。

“呐，小雪，我们加一些惩罚好不好？输家给赢家买饮料怎么样？”我握着空的易拉罐示意。

没想到小雪摇了摇头：“不好，自己的食物要靠自己的努力获得，通过那种行为满足渺小的征服欲，有什么好开心的？”

道理我没听懂，但小雪不情愿的样子让我失落，我嘟哝了一句：“咦，小雪没有赢我的自信吗？”

“哼，你也未免太高看自己了，由比滨同学。你今天想玩什么呢？”

看来她很不习惯面对挑衅呢。

“那就猜拳吧，我经常在班级玩哦！”

结果是我正在买果汁的路上，从第一局石头被预料到，一连输了好几场。

她是怎么知道的呢？我不停地抓着丸子头思考。

“嗨！由比滨同学！”

啊，是小彩。他不在远处的台阶上向我招手，身边还坐着阿企，我和阿企也互相点头致意。

“你们在聊什么呢？”我抱着膝盖蹲在阿企身边。

“我在和比企谷同学商量网球社的事情。”

“网球社怎么啦？”

“我们网球社很弱，人数也不够，全国大赛结束后，三年级学生都会退出，我们的实力会变得更弱，一年级都是从高中才开始接触网球，所以还不习惯，大家都没有动力。”

“这样啊，那阿企或者我们侍奉社可以帮你什么呢。”

“侍奉社是什么？”他歪起脑袋。

“啊，就是阿企和我还有J班的雪之下雪乃同学所在的社团，向有困难的同学伸出援手，这就是我们社团的活动内容。”

“那么，我想请你们加入网球社，可以吗？”

“啊？”我和阿企都诧异了。

“比企谷同学网球打得很棒，由比滨同学也还有进步的空间，这样可以对大家造成刺激。另外……

有你们同学在，我也能更加努力。那、那个！我没有什么奇怪的意思，只、只是我也想提高自己的球技……”

“可以的，但是我想我得寻求现在社长雪之下同学的同意。”阿企不紧不慢的说着。

“嗯嗯，我也会去和小雪说的。不如我们放学后一起去吧！”

“谢谢。找你们聊一聊后，我也轻松一些了。”

“回去吧。话说由比滨，你为什么会来这里。”阿企站起身来向着教室走去。

“我是来买饮料的……啊！”我立刻站起，向着小卖部狂奔。

“呀哈喽，小雪，今天我和阿企带委托人来了哦。”

我推开侍奉社的门，身后是阿企和彩加。

“你是户冢彩加同学吧，你找我有什么事呢？”

还没等我介绍，小雪就开始询问来意。

小彩简明扼要的说明了网球社的现状，我们也乘势提出请求。

可没想到，小雪给出简单又斩钉截铁的回复：“不行。”

“凭什么，你……”阿企不满地反问着。

“说到底，你就是想名正言顺地退出侍奉社吧，比企谷同学？”

“被看穿了啊……”阿企闭上了嘴。

“还有由比滨同学，你很忙的吧，社团时间冲突怎么办？”这话不由得让我想起上次的冲突，打了个寒战。

总之，小雪用无可辩驳的理由打消了我们的想法。

“还有什么事吗？”

“那、那个……我可以换个请求吗？你、你可以、让我的网球、打得、更好吗？”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对你说明的，不过侍奉社并不是有求必应的地方。我们只能督促你自立，不能变强就要看你自己了。”

“这样啊。”彩加失落地垂下肩膀。

看来是我之前夸下海口了。

阿企也在一旁揶揄：“由比滨，你不负责任的发言，打破了一位少年渺茫的希望。”

怎么办才好呢，看着拉来的委托就要溜走，我决定试着挑衅小雪。

“嗯？嗯嗯？可是小雪和阿企应该有办法吧？”

“哼，你的口才变好了呢，由比滨同学，先不论这件事，你竟敢说出挑衅我的发言。”

她咧嘴一笑，奇怪的开关又被打开了……

“好吧，户冢同学，你的委托我接下了，只要帮助你提高网球技术就可以了把？”

“是，是的，没错。我、我想只要我能打好，大家也会跟我一起努力。”

也许是被激动的小雪吓到了，他连连后退着回答。

“好吧，你愿意帮忙是很好，但你打算怎么做？”

阿企向前一步，摆出保护的姿态，你又在耍什么帅啊？

“如果是我，我会让所有人跑步至死、挥拍至死、练习至死吧。”

她带着笑意的表情却看着恐怖。

“我会不会死……”小彩脸色发青，身体微微颤抖。

“放心吧。我会保护你的。”阿企又拍了拍他的肩膀，他觉得这样做真的很帅吗？

“阿企，你是认真的吗？”

“呃，抱歉。我只是想说说看而已。”果然只是耍帅而已啊。

“户冢同学放学后还有网球社的练习吧，那我们就在明天的午休时间特训，集合地点定在操场。”社长小雪作出了指示。

“没问题！”我第一个举起手来，其他人也点了点头。

终于要开始第一份像样的委托了！

第五章 艰难地，雪之下雪乃赢得了网球比赛

第二天的午休时间，地狱特训计划启动。我和小雪选择直接在网球场交换便当。享用午餐后，小雪就催促换上运动服。

“还不去吗？再晚一会儿就要耽误训练咯。”

“嗯，我们走吧。”说罢，我起身径直向网球社更衣室，却发现她还在原地。

“欸？小雪，你不来吗？”

她把脸扭向一边：“我，我就不必去吧，在这里我能更清楚地看见你们的训练。”

“可是天这么热，换上运动服会凉快一些吧，还有，和我们一起训练才会感同身受吧。”说完，我就伸手拉起她。

“是这样的，可是……”

“走啦走啦，小雪的网球应该打得很好吧。”

“以前曾有人教我打网球，但我只学了三天就赢了他。”

“太好了，过会要单独指导我哦。”

我一把搂住小雪的胳膊。

“好挤好热，拿开啦！”

我们就这样一路跌跌撞撞地来到了更衣室。

刚开始更衣我就被惊艳了。

“好细腻的皮肤，小雪真是和风美女耶。”我不由得感叹道。

没想到小雪也被吓了一跳。

“哇！由比滨！你怎么可以看……别人更衣……请你自重。”

我只好立刻转身。

“不过小雪真的很有魅力啊。”

背后传来了她带有怒气的声音：“重要的不仅仅是容貌，还有礼仪规范和精神状态，不过……”她顿了一下，“你能这么说，我很开心，谢谢你。”声音有些颤抖。

我们默默换完了衣服回到网球场，阿企他们也正好来了。

“那我们开始吧。”

“请、请多指教。”

小雪和小彩互相向对方行礼。

“首先来提升一下户冢同学最缺乏的肌肉力量。肱二头肌、三角肌、胸肌、腹肌、腹外斜肌、背肌、大腿肌——为了综合锻炼这些肌肉，俯卧撑是最好的办法……总之，先试着练到快死的程度吧。”

“哇啊，小雪好聪明……”我不由得感慨，因为她说的名词我几乎没听懂，“练到快死的程度？”

“是啊。肌肉受损后会自我修复，每次修复都能构建出比以前更强的肌肉纤维，这就是所谓的超回复。换言之，只要练到快死的程度，只能将力量提升一个境界了。”

“怎么可能，又不是赛亚人……”阿企又在小声嘀咕。

“嗯，虽然不会立刻长出肌肉，但这种训练对于提升基础代谢率来说还是有意义的。”

“基础代谢率？”又来一个我听不懂的名词。

“简单地说就是让身体适应运动。基础代谢率上升了，卡路里的消耗也会容易许多。说白了就是提升能量转换的效率。”

卡路里倒是经常从妈妈那里听说，好像和健身有关吧。

“卡路里的消耗会变得容易啊……也就是能变瘦？”“是啊。呼吸与消化也会消费卡路里，所以极端地说只要活着就能变瘦。”

“总、总之我来试试看。”小彩举起拳头。

“那、那我也来！”

我们趴在地上，慢慢地做起了俯卧撑。

“嗯……唔，呼，哈……”

“唔唔，咕……嗯啊，哈啊哈啊，嗯嗯！”

我们忍不住吐出拼命憋住的气息。表情因痛苦而扭曲。

小雪挥手赶走了阿企和中二，转身趴在了我的身边。

“坚持住，由比滨，我也陪你。”

不过小雪最终倒下的比我还快啊。

结果整个午休期间，我们都在做这些运动，半夜三更还因为肌肉酸痛而辗转反侧。

八幡视角

今天是雨天，我们的训练暂告一段，但这也意味着我只能坐在教室里享用午餐。

我还是很担心上次那种修罗场会再度上演，不过现在由比滨总会去陪着雪之下。

此时的情况又有些微妙的变化。相模正趁着三浦不在的时间向叶山搭话：“隼人同学，这种天气你们体育社团还会训练吗？”

然而他想接机打探的计划还是被看穿了。

“不会，但是下午三浦同学已经和我有约了。”末了还补了一句，“明天中午她也要一起打网球。”

叶山拒绝的态度已经很明了了。不过相模就是相模。

“那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吗？”

这话听起来着实令人诧异。我曾听由比滨说过，三浦国中时期是县网球队成员。可能在大家看来，相模参与这种局指定没好果子吃吧，不过这就是她的算盘了。

以叶山的性格，只可能去帮不会打的相模，而不是高手三浦。就像他现在老好人发作，只能同意相

模的加入。“也可以吧……”

如果做现充是这么左右为难的话，那我只能说：孤高的灵魂，不需要羁绊之地。

结衣的视角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的网球训练也进入了第二阶段。结束了基础训练，总算开始用球和球拍练习了。

可惜我实在无法跟上网球社社员的节奏，只能和魔鬼教官雪之下展开对打。

阿企正在推着网球车东奔西走，把球一个个丢出去，让小彩拼命的打回来，他气喘吁吁地回击着落在底线和网前的球。

不知道是不是太累了，他在接第二十个球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

“哇，小彩，你没事吧？”

不仅是我，大家都停下手，像网前跑去。

户冢擦着受伤的腿，眼眶湿润的微微一笑，表示自己没事。他还真坚强。

“我没事，咱们继续吧。”

但是，听到他这句话，小雪皱起了眉头。

“你还想继续？”

“嗯……大家都在陪我，我想再努力一会。”

“是吗，那我去一趟医务室，由比滨同学，那就拜托你了。”

说完，小雪转身走进了校舍，一脸不安地目送她离开的小彩喃喃问道：“我，我是不是该和他一起去？”

“不用你现在伤成这样，如果和她一起去，她就会骂你愚蠢低能。”

“只有阿企会被那样骂吧？”

“不，由比滨，也经常被骂，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

“哼！”

“打了这么久还没有进步，俯卧撑最多也只能坐五个，会对我失望吧。”小彩沮丧地垂下肩膀。

不过我不这么认为。“小雪不会轻易抛弃有求于他的人。”我颠了颠手里的球。

“嗯，是啊，既然她肯陪由比滨练习下厨，那就更不可能抛弃更有希望的户冢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怒气冲冲地将球扔向阿企砰的一声，球正好砸在他的头上。

正当我去捡弹出不远的球时，听见了一阵吵吵闹闹的声音。

“啊，有人在打网球呢，快看！”不远处，优美子和叶山正在走来，还有相模。虽然听阿企说了，不过她和优美子同来还是令我很惊讶。

“啊，是结衣她们！”看来，优美子也非常诧异。

她看了一眼我和阿企，向彩加开口问：“户冢，我也能在这玩吗？”

“三浦同学，我不是在玩，是在练习。”

“什么？听不清你在说什么。”不知是不是真的没有听清他小声的抗议，优美子的一句话让他沉默了。

他鼓起最后一点勇气再次开口说：“我，我在练习。”

“哦，但这里不是还有社外人员吗？那也就是说，不只是男子网球社才能使用这块场地吧。”

“话、话是这么说……”

“那让我们用也没有什么问题，对吧？”

“可是……”

说到这里，他为难的看向我和阿企，虽然不想，但我还是尴尬地别开了脸。

阿企挺身而出：“啊，不好意思，球场是户冢借来的，其他人不能用。”

“那又怎样？你们这些社外人员不是也在用吗？”“呃，这个嘛，我们是来陪户冢练习的，算是业务委托或派遣人力吧。”

“啊？什么？你莫名其妙的说什么恶心死了！”

阿企和优美子就这样开始交锋。我则和一直没说话的相模对上眼神，只见她是轻蔑地笑了笑。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实在困惑。

就在阿企又和叶山争辩了一阵后，相模才开口：“啊，大家别吵了，就这么办吧，社外人员进行比赛，赢家从今往后都能在午休时间使用网球场。当然啦，也要陪户冢练习，与强者练习对户冢更有帮助，而且大家都能享受打球的乐趣。”

看上去很有逻辑，可实在蛮不讲理。最关键的是叶山他们都赞同，什么情况呀！

“网球比赛……呵呵呵呵呵……”县队出身的优美子笑了。

叶山也是足球社的运动系，打起来只会是凶多吉少吧……

阿企则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说：“叶山并不想抢我们的场子，会假意输给我，可是三浦要怎么办？”

而另一边，看见只有我在，相模也来了自信，指名要和我打一场。

我和阿企商量：“那我们就用三局两胜好了，我也不一定能胜过相模，不过小雪一定可以赢优美子的。”

“那你快去喊来她，我再和她们磨一会嘴皮。”

计划安排好了，我就像医务室跑去。

堵上网球场和侍奉社的比赛就要开始了。

第二卷 他们都讨厌温柔的人

第二卷序章

此刻，我正看着椅子上行动不便的由比滨换着衣服。

“我来帮你吧。”

“不用了，我马上就好了。再说，小雪也不习惯这种事吧。”

我沉默了，她说的对。

不久之前，我对她说过：“……请你自重。”

我自己的声音回响在脑海里。

我怔怔地杵在原地，越来越多的声音回想起来。

“阿企，曾经救了我的狗，当时一辆黑色轿车……”脑海里想起她的声音，就会不自觉的望向她。

雪白的肌肤同样无可挑剔，再往下看……好大……

就像她现在向我敞开胸襟一样。

那个时候，她也对我毫无隐瞒，说出了所有事情；

就像现在我用衣物遮蔽住自己。

那个时候，我用言语对他掩盖了是非经过；

那个时候，由比滨的狗意外跑到道路上，而我家的车也意外没有及时刹车；

那个时候，是他隔开了我们。

第一章 阿企总是有办法

这天我像往常一样来到了侍奉社。

“呀哈喽！”“下午好。”

我和小雪互相问候。

初夏明媚的微风从敞开的窗户吹来，一张纸随之舞动。

我看向身边的美少女，发现和平时有些不一样。“哎？小雪扎了双马尾？”

可能是我问的太激动了，她被吓的一激灵。

“干、干嘛！不好看吗……”

“恰恰相反，我觉得很好看呀！想跟你拍张照片呢。”

“那个还是算了吧……”

“唉呀，不要害羞，笑一个好吗？”

我一把搂住他的肩，光速自拍了一张。

“咦？好像有一点瑕疵，要不再来一张吧？”

我试探着她。

“由~比~滨！”唉，生气了生气了。

“啊，阿企怎么还没来呢？”我尝试着转移话题。

“不知道呢，连同班的你都没注意呢。谁把空气的存在当回事呢？”小雪把怒气赶到阿企上。

“啊哈哈……”我抓了抓丸子，“那我们去找他吧。”可当我们四处打听时，大家却都在反问：“比企谷？谁呀？”

于是我放弃寻找，小雪也叹了口气：“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他的人缘也太差了……不如去问问平冢老师吧。”

然后我们就在在教师办公室找到了正在被押着整理资料的他。

果然，小雪和阿企之间有着莫名的羁绊。

“老师好！”

“哦，是由比滨啊，不好意思，比企谷我先借用一下。”

“又、又不是我的，您随便了。”我连忙挥手，全力否定。

“有什么事吗？阿企反问了一句。

还没等我回答，小雪便向前跨出一步：“左等右等，也不见你去社团活动室，所以由比滨就来找你了。”

“拜托，你不用那么强调原因了，我也知道你没那个意思。”他们开启了日常的互怼。

一想到寻找时的千难万难，我不免生气，双手叉腰道：“真的是超费劲啦！”

“是这样啊……抱歉……”阿企罕见的承认了错误。

这反倒让我不好意思了：“没、没关系啦。留、留个手机号吧，你想嘛，下次再找你不是方便一点吗？”

“我无所谓啊。”阿企一边说着就把手机递了过来。

我也掏出了我的手机。

“那个像长途货车一样的手机是什么啊？”

“咦，你不觉得可爱吗？”我把手机凑到阿企面前晃来晃去。

“完全不觉得。我真是搞不懂你的品味。”

“你的手机能用红外线吗？”

“不，我的是智能手机，没有红外线。”

“咦，那只能手打了，真麻烦。”

“我不需要那种功能，况且我本来就讨厌手机，给你。”

阿企把手机递给我，我小心翼翼地接过。

“我、我来输入吗？可以是可以的，不过，你能毫不犹豫的把手机交给别人，好厉害啊！”

“反正上面也没有不能被别人看的東西，只有妹妹，亚马逊和麦当劳会发邮件给我。”

“哇，真的！而且基本都是亚马逊！”我很快就输好了阿企的邮件地址。

“打字真快啊……”阿企淡淡地感叹着。

我麻利地填完了阿企的邮箱。

“打字速度真快啊……”

“嗯？还好吧，阿企是因为没有发邮件的对象，手指才退化了吧。”虽然我开着玩笑，但还是很可怜阿企的遭遇。

“真没礼貌，我初中的时候也跟女生发过邮件。”

听到这话，我非常震惊，手机也失手掉在了地上。“不是吧……”

喂，你没注意到你现在的反应很过分吧，没注意到吧？给我注意到啊！”

我尴尬地笑了笑：“啊，不是，我只是没法想象阿企会和女生那样来往呀。”

“笨蛋，也太小看我了吧，只要我有意思，那就不成问题，我的受欢迎程度可是你们难以想象的。

当分班后大家拿出手机，为了交换邮箱而焦头烂额时。我淡定自若，有女生就主动前来‘啊，那、那就和我交换一下吧’！”

一直没说话的小雪淡淡一笑：“那就……吗？有时温柔也很残忍呢。”

阿企的声音越来越弱：“不要同情我，后来我们也有发过邮件啦。”

我实在好奇，阿企会和什么样的女生有缘分，于是停下来打字的手，抬头看向他：“那个女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嘛……感觉是个作息健康、温文尔雅的女生，晚上七点给他发邮件，第二天早上就会收到‘抱歉，昨晚睡着了，学校见’的回信，可见她作息有多么规律。到了教室又会羞涩得不敢向我开口，可见她是多么的温柔娴静。”

阿企叽里咕噜地讲了一长串，我听到一半就不自觉地打哆嗦，我也用过同样的做法婉拒男生的邀请。天啊，没想到竟然会给他们带来那么大的误解……

不，甚至可以算得上是伤害了……想到这里，我捂着嘴强忍呜咽，但泪水还是夺眶而出：“呜呜，那不就是……”

“只是装睡来无视你的邮件而已。比企谷同学，不要逃避真相，面对现实吧。”小雪替我讲出了真相。

也不知道阿企是否早就知道了真相，只见他痛苦到大笑：“哎呀，哈哈哈哈哈！真怀念呢！”

平冢老师连忙打圆场：“比企谷……那、那你要不要和我交换邮箱地址呢？我会好好回你的邮件，绝不装睡！”

“不，我不需要您的体贴……”

虽然如此，平冢老师还是一把拿过手机，自顾自地把弄着。

等到她再把手机递回去时，阿企也整理好了最后几张调查表。

“比企谷，已经可以了。多谢你来帮忙。快去吧。”

她说完就顺手点起了一根烟，用烟味催促着我们离开。

小雪拎起倒在地上的书包递给阿企：“我们走吧。”

阿企叹了口气，他又不想参加活动了。

“看来我们得盯着他。”我悄悄地对小雪说。

走到门口时，背后传来老师的声音：“哦，对了，比企谷，忘了告诉你，这次的职场参观是三人一组，不要忘了找合得来的人去哦。”

“什、什么？”阿企一副震惊的表情。

话说这消息虽然没有正式通知，但是私下里也传遍了吧……

“那，可以和不同班级的同学一组吗？”我向老师投去期待的目光。

“很遗憾，这个不行哦。”平冢老师也露出失落的眼神，不仅看向我，也看向更远处的小雪，“试着三浦同学他们加强联系也不错吧？”

侍奉社的活动室坐落在特别大楼四层的东侧，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操场。

青春的乐曲从敞开的窗户流淌而入。

阿企正在在读少女漫画，小雪埋头读着那本抱着皮革书套的口袋书，而我在和老师继续着网络对话。

“感谢你，由比滨同学，你能顺利和雪之下同学交往真是太好了。”

“老师太客气了(●´ω`●)，小雪的性格让我觉得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啦(´・ω・´) 〇”

“是吗，可以请你谈谈她的性格吗？”

“嗯，很温柔很善良(,,´・`・,,)也很正直坚强(□`・`・)□。”

“说的没错。但是这个世界既不正直也不善良，所以这样的性格让她一直没有朋友，这就是她身为富裕之人的烦恼吧。”

“呜呜呜，小雪活的好累啊 >^< 话说老师，你从前认识她吗(´・`・´)”

“有些缘分吧，不过重要的是，我是你们释放出的顾问老师，所以一定要维护好那里啊。”

在向老师的指导表达感谢后，我又去看看了其他邮件。

今天奇怪的邮件也来了，我的笑容僵住了，这种卑鄙的行为让我很愤怒。

我不想让阿奇和小雪察觉到，就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可是他们还是向我投来了视线。

“怎么了？”

“啊？嗯，没什么，只不过是收到一封奇怪的邮件，有点被吓到了。”

小雪转而看向阿企：“比企谷同学，要是你不想被告的话，就不要发这种邮件了。”

“不是我啦，你能证明吗？拿出证据来呀。”

“没有啦，我觉得阿奇不是坏人。”

小雪翻看文库本的手停了下来，用视线问我“证据呢？”

“嗯，该怎么说呢？邮件的内容是班上的事情，所以应该跟阿奇没关系。”

“我跟你是一个班的吧……”

“原来如此，那比企谷同学就不是犯人。”小雪欣然接受。

“不要轻易接受答案，并做出判定啊，喂！”阿企表示抗议。

“嗯，反正这种事常有，我决定不看了。”

于是我“啪嗒”一声阖上了手机盖，掩盖内心的不安。接下来依偎在小雪的身边看书，再也没有碰手机。

我像往常一样提着便当来找小雪。

“呀哈喽！”我推门而入，用力地挥着手。

“午安。”小雪回应了我，起身将桌上的书放到一旁。

“这、这些是？”

“是夏季补习的资料。”

“没想到啊，小雪已经在准备考大学了。”

“这些是比企谷同学留下的。应该是觉得每天都带来太麻烦了吧。”

“阿企会认真学习，真是让人意外啊。”

“是啊，不过想上大学的话，在这个时期应该开始准备了吧。难道由比滨同学你没有学习吗？”

“才、才没有呢！”我连忙摆手，又说了很多话才遮掩过去。

我们有一茬没一茬地聊到了饭后。小雪拿起了书，我也习惯性的拿出了手机。

可是……

“升学就业吗……”我瞟向小雪，又用力抓住她的袖子。

也许是被我的举动吓到了，小雪有些担心的打量我。

“怎么了？”

“啊？不，没什么。只是在想，你们两个都这么用功，毕业之后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我边说边笑，想要再次蒙混过去。

世上有这样一种人，每到一个新的学校之后就抛弃过去的一切，下定决心不再与以前的同学见面。

我不知道是不是小雪是不是这样。

我知道，同属一个集体，在稳定的交流中加深彼此的亲密，关系依靠这种环境才得以维持，所以只要断开联系，随时都会变成一个人。

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彼此的羁绊有多么脆弱，紧紧地抱住了小雪。

“我，也好好学习吧。要是能去同所大学就好了。”我小声说道，视线垂落在怀中的她。

“小雪决定去哪所大学了吗？”

“不，还没定下来，不过我想上国立大学的理科专业。”

“听上去就是聪明人才能上的地方！可惜我的数学太差了……”一想到数学，我就只好沉默了。

“虽然我很想帮你，但是很抱歉我们的班级不同……”小雪也无力地靠着我。

“那……请阿企好不好？从这周开始举办学习会吧！”我松开小雪，起身大声宣布。

“为什么？”

“反正考前一周没有社团活动，放学后会很闲。对了，这周二有市教研，不用参加社团活动，所以

也可以去。”

“我都可以，不如放学后问问比企谷同学吧。现在该午休了。”说完小雪就趴在了长桌上。

我也顺势趴下，感受着午间的温暖。

放学后的教室甚是喧嚣，让我感觉来自另一个世界，虽然我曾经也是其中的一员。

既然要拜托阿企参加学习会，那就拉着他一起去活动室好了。

我整理好东西后就站了起来，可没想到阿企已经来到走廊上，正准备向出入口走去。我连忙叫住他：

“等，等等！”

我向阿企赶去，调整了呼吸，接着缓缓的说道：“怎么一声不吭就跑了？”

“呃，我们也没说好要一起走吧。”

我惊讶地张开了嘴，有些难为情的摸了摸丸子头。“啊啊，讨厌啦阿企，我们不是一个社团的吗？”

“哦，那以后我们就一起去吧。”

想到每次他放学被捉走的狼狈样，我就噗嗤一声笑出来：“先做到不被平冢老师抓走再说吧。比起这个我更想组织一场侍奉社的读书会。”

“读书会？学习本来就是一个人该做的事。”

“又是说出来就让人感到很孤僻的话语啊。小雪很聪明，所以不成问题……但我真的不适合学习……周围也没有人念书……所以……阿企你帮帮我好吗？”

“又是这种让雪之下听见了就会勃然大怒的话语啊……我来参加也不是不可以。”

“太好了，谢谢你！阿企，你世界史复习完了吗？我觉得考砸了，你觉得会考哪里？”

“世界史的考试范围很广，所以临时抱佛脚也没用，不过也因为范围大，不会出论述题，尽量把年表里的名词看熟，剩下的就是死记硬背了。”

“等等等等，阿企不要说的那么快啦！”

我们就这样一路聊到了特别大楼。

我在椅子上后仰，伸了个长长的懒腰。

“好无聊。”

将打发时间用的手机封存起来，我懒懒地靠在了椅背上。

“既然没事可做就学习吧，没有多久就是期中考试了。”

小雪嘴上这么说，却没有强迫我的意思。不过，对小雪来说，期中考试就像是家常便饭。他可是在所有大考小考中都能拿年级第一的人，怎么会为区区一个期中考试而慌张呢。

我相当清楚这点，于是不服气的驳了一嘴：“可是学习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只要进入社会就用不上了呀。”

“出现了！笨蛋的惯用语！”阿企莫名其妙地惊呼。

我可不想被他嘲笑，于是更加激动地反驳道：“学习根本没有意义嘛，高中生活这么短暂，把学习用在念书上不会很浪费吗？人生只有这么一次啊！”

“所以也容不得失败。”

“你的想法太消极了！”

“请称之为‘风险对冲’。”阿企得意扬扬地笑了。

“你的高中生活根本是一败涂地吧……”小雪叹了口气，以手扶额头，又慢慢的说道，“由比滨同学，你刚才说学习没有意义是错误的说法。所谓的学习，就是要自己找出意义，每个人学习的理由都不一样，但你也不能全盘否定学习这件事。”

小雪的正论让我无地自容：“我、我会好好念书的，说起来，阿企认真学习的结果怎么样？”

“我的语文可是年级第三名，其他文科课程的成绩也不差。”阿企先是咧嘴一笑，而后看见更优秀的小雪就沉默了。

“不是吧……我从来没听说过……”我沮丧地低下头去，又小心翼翼地问道，“阿企该不会很聪明吧……”这所学校不公布考试成绩，只会把分数和名次私下发给学生，因此尽管能打听别人的名次，但像阿企这样的根本无人问津。

“也不怎么样。”一直没说话的小雪开口了。

“为什么你要替我回答……”

但我心里清楚，跟小雪比起来，阿企是差了点，但要说聪明还是糊涂，他还是属于聪明那一类的，所以这里只有我是个毋庸置疑的笨蛋。

“呜呜，原来只有我是笨蛋角色……”

“没这回事，由比滨同学。”小雪的声音很冷静，表情让人感到温暖，眼中也流出坚定的神色。难道我终于获得她的认可了吗？

我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喊道：“小、小雪！”

“你不是在扮演笨蛋角色，而是真正的笨蛋。”

“哇啊啊！”我扑上前去，轻轻捶打着她的胸口。

然而小雪并没有不耐烦，而是让着我，轻叹了一口气：“我的意思是，用考试的分数和名次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才是愚蠢的行为。就算成绩再好，人品方面有缺陷的人也是有的。”

“喂，为什么说这句的时候要看我啊？”阿企不满地敲着桌子，“我先声明一下，我可是因为喜欢才学习的。”

“喂……”

“因为你除了学习没事可做吧。”

阿企的嘴角开始抽搐，不过还是在反击：“不过你也好不到哪去。”

“我不否认。”

“还是否定一下吧，连我都为你们难过！”

小雪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却十分悲伤。

小雪……一路走来……该是多么孤单……

我一把抱住了她。

“……好闷。”

我能听见怀中的她，但我还是要紧紧地抱住她，我希望她能明白，除了学习，还有我在陪着她呢！

阿企看着我们打闹，哭笑不得：“说起来，学习会的事怎么办？”

“啊，去萨利亚怎么样？”

“我倒是无所谓……”阿企点了点头。

“萨利亚是什么地方……”小雪困惑地歪起脑袋。

兴奋的我站起来大声宣布道：“好！那就这么定下来咯，侍奉社第一次的读书会！”

昨天放学前的班会，班主任正式提到了“职场参观”。

虽然大家还在热烈的讨论分组，但真正的小组早就在私下里、网络上敲定了。

优美子干脆利落地在黑板上写上了我们三人的名字。

“可是我们要去哪里还没有决定呢。”姬菜小声地嘀咕，“结衣想去哪里？”

“我想去离学校最近的地方……”尽管现在我能表达出自己的意见，但我知道，做出决定的还会是优美子。

然而她却一反常态，犹犹豫豫地说：“再等等吧……”

是因为想等叶山做出决定后再跟随吧，她还真是可爱呢。

姬菜大概也猜到了这点，说了些圆场的话：“确实不用着急，后天班会才要正式提交分组和参观的地点呢。”

暂时放松下来的我环顾四周，发现阿企正撑着脸颊，用快要睡着的姿势凝视着班级。

我决定问问他的情况，毕竟对于他，找到另外两个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阿企，你要和谁一起去？”

他用忧郁的眼神看着我，仿佛在说“怎么可能会有人想和我一起。”

又戳到他的痛处了啊。我连忙换了问题：“那，你打算去哪？”

“自己家。”

“不可以，那个已经行不通了。”

我不耐烦的摆了摆手。

“干脆就跟同组的人去他们想去的地方吧。”

他随便的态度让我很是恼火：“这算什么呀？怎么能完全交给别人？”

他忧郁的眼神又再次浮现，缓缓地说“不是，从以前起就是这样，我每次都是最后一个被塞进组里，所以根本没有发言权。”

“啊，不，对不起……”

又是这些听起来就让人难过的事情，拜托来个人带走他吧！

我们陷入了沉默，打破僵局的是突如其来的叶山隼人。

“不好意思，两位，能打扰一下吗？”

“请便。”阿企睁开眼睛，作出倾听的姿态。我也点了点头。

“你们是侍奉社的部员吧，平冢老师说有烦恼可以找你们商量。”

“是的是的，请问是什么事呢？”一听到有新委托，我就急不可耐了。

叶山降低了音量，身子探向我们做出一副耳语的姿态：“具体的事由我不方便在班上说。但是因为足球社，下午我可能会去的晚一些，所以来知会一声。结衣和大家要是有别的安排，我改天再来也没问题。”

一听这话，我就露出熟悉的笑容圆着场：“哎呀，快别这么说，你太客气了，隼人同学，你是足球社的社长，晚点来也是没办法的事。”

说完我才懊悔，又说了这样的话，完全没想到阿企和小雪。我看向阿企，只见他眼中闪过一丝不悦，然而又很快消失：“我也没什么事……”

“好，我也会尽快过来的，幸苦你们了。”

叶山走了，剩下我和略有不满的阿企。

“对不起！”我双手合十道了歉。

阿企摇了摇头：“这不是你的错，他那样的说辞确实很难让人拒绝啊。”

正当我们都尴尬地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小彩站在了我身旁。

“比企谷同学，由比滨同学，能不能让我加入你们的谈话？”

这正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毫不犹豫地地点了点头。

“那个，比企谷同学，我可以叫你阿企吗？”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太好了！多么可爱的昵称啊！”我激动地拍起手来。

“我才不要。”阿企挥手拒绝。

“那，八幡，我们一起去职场参观好不好？”

“哇哦！”我忍不住惊呼，然而比起有人主动邀请阿企，我更在乎他被叫名字的反应。

“八幡。”小彩有些害羞的偷看他的反应。

“八幡？”他讶异地歪起脑袋。

“八幡，你在听吗？”终于，他鼓起脸蛋闹起了别扭，看到他有些生气的样子，阿企才回过神来。

这才是他们该有的可爱。

此刻正是放学后，侍奉社的闲暇时光。

“咚咚”略显沉重的敲门声突如其来。

啊咧？我和阿企还没来得及禀报叶山的事，他就已经上门了吗？

“请进。”

小雪话音刚落，来人便仰天大笑：“呵哈哈哈哈！就让我来打破你们沉闷的封印！”

没有人搭理他。

于是他就时不时瞥向我们几眼，希望我们能给点反应的少年正是阿企的朋友材木座义辉。

而小雪一言不发，始终在埋头读书，我左右为难，小声说着：“呃……”向他们寻求帮助。

“材木座，你有什么事？”阿企刚开口，小雪就长叹一口气，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就像是在抱怨。

他高兴的搓了搓鼻头，呵呵的傻笑起来：“哎呀，真不好意思。我总算想到了几个好句子，所以为了确认语感和韵律才找上门来。呵呵，我果然骨子里就是作家……无论睡着还是清醒都想着小说。

看来我是注定要成为作家了……”

他唱着独角戏，我和阿企只好无奈的对视，这时，小雪忽然合上了书，让他吓得哆嗦了一下。

“我认为作家是指会创作的人……你有创作过什么吗？”

“唔咕！”

他像是噎住了一样，身体向后一仰，不过今天他非常顽强，马上就坐直了身子，开口前故意清了清嗓子。

“咳咳。这种话你也只能趁现在讲讲了……本人已经找到了通往黄金乡的地图！”

“什么？你得奖了？”阿企惊呼，然而我还不知道黄金乡是什么。

“不，不是，那个倒还没有……但、但只要等我写完，获奖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他甩起大衣停顿了一下，高声吼道，“哈哈！你们听了可不要太惊讶！这次的职场参观，我要去的是出版社！怎么样明白了吗？”

“不，我完全不懂……”

我也完全不懂，那里都是轰隆隆的印刷机吗？

“你的观察力不够啊，八幡。意思就是我的才能总算要被挖掘出来了，我还可以借此机会发展人脉。”

“喂，你的思维方式真够积极的……话说过一会叶山要来咨询？”阿企不想再说下去，就换了个话题。

“叶山？你们班的叶山隼人？”莫名其妙地，小雪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话说上次网球事件的时候，我没给她介绍“隼人”这个名字啊？

然而更为慌乱的是中二，一听到叶山要来，就匆匆忙忙地向我们告辞了。

“他来做什么？”

“不知道，可能是有关职场参观的事吧，我正在和由比滨聊着呢，他就来邀约了。”

“我和阿企还没有决定，小雪想去哪里？”

阿企淡淡一笑：“她可能想去参观法院吧，也有可能是监狱。”

“都错了。我总算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我的了。”她“呵呵呵”地挤出冰冷的笑容。

拜托，这张笑脸也太吓人了。

“我准备去公司的 think tank 或研究开发所，到底去哪边还没定。”

什么……辛克坦克公司？

为了不被小雪教训，我决定偷偷地问阿企。

我轻轻地拉了阿企外套几下，将脸凑了过去：“阿、阿企……辛克坦克是什么？坦克公司吗？”

“由比滨同学。”

小雪无奈地叹了口气，讲我拉了过去。看来还是被发现了啊。

就这样，小雪向我讲解了一刻钟，直到夕阳降到海平面。从四楼的活动室可以清晰的看见闪闪发光的海面，从下方看可以看到棒球社在平整场地，足球社在搬球门，而田径社在收拾跨栏和软垫。

社团活动结束的时间快到了，而小雪并没有要阖上书的打算。不知从何时起，只要她阖上书，社团活动就宣告结束，这已经成了不成文的惯例。

就在这时，响起了两下轻快而又有节奏的敲门声。

“请进。”

进来的正是叶山隼人。

平日里，大家都说他是帅哥，尤其是优美子。

茶色的头发有烫过的痕迹，有时会带上平光的潮牌眼镜，那双眼睛尤为率真。他与我对上视线后微微一笑，我也不由得挤出讨好的笑容来回应。

他把茵宝牌运动包放在地上，极为自然地说了一句“可以坐这吗”，便抽出小雪对面的椅子坐下，举手投足之间优雅绅士。

“社团那边怎么也抽不出身，考试前得暂停社团活动，所以他们就拉着我赶在今天完成训练计划。

真不好意思。”

“自捧自吹，还是免了吧。”

小雪对神态自若的男生泼了一盆冷水，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他的语气似乎比平时还要刻薄一些。

“你来到这里有何贵干，叶山隼人同学？”

她的声音散发出阵阵寒气，但叶山依然满面笑容，试图环节气氛：“哦，也对。这里就是侍奉社吧。氛围真不错呢。”

“开门见山吧，你不是有事才来吗？”阿企也催促叶山快点进入正题。

“说到这个。”他慢慢地取出了手机，噼里啪啦地迅速按了几下按钮，当屏幕切换到收件箱后，把它递过来给我们看。

阿企和小雪都凑过去，想一探究竟。

可我看见收件箱的界面，心中就已经明白了大半。

“啊！”我轻呼一声。

“怎么了？”三人都异口同声地发问。

我取出自己的手机给他们看，上面的内容与那封邮件相同。

“邮件的行文古怪，而且还不止一封……这些来自不同地址的邮件全是对特定人物的诽谤，发信人应该有用过就扔的幽灵邮箱吧。”阿企自言自语分析着。

“主要提到的人有三个，户部，大冈，大和，都是我身边的朋友。”

小雪做了总结：“简单概括一下，这些都是让人无法辨别真伪的谣言。”

“另外除了大多数的幽灵邮箱，还有一些是班上同学转发过来的。”我也尽可能的补充情况。

“所以在咱们班到处乱传的东西就是这个吧。”

“嗯。”我默默的点了点头。

“从这玩意传开之后，身边的氛围就变得很尴尬，而且看到朋友被人乱写，我也很生气。”说到这话时，他的表情和曾经的我一样，似乎对这些来历不历不明的恶意不堪忍受。

“我想阻止这些邮件传下去，因为他们让人很不舒服。”叶山说完又爽朗的补上了一句，“啊，不过我不打算揪出犯人，只想皆大欢喜就好，拜托你们了。”

小雪沉思半晌后，开口说：“换言之，只要控制住局面就行了吧？”

“嗯，就是这样。”

“那好，今天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就先回去理一理头绪吧。”小雪发出了解散的信号，我和阿企开始收拾。

虽然叶山还想说些什么，但是迫于小雪的压力也只好让步。



面已平静的她背后却好似有火焰一般。

“原来小雪已经知道犯人了。”我面部抽搐地苦笑起来。

“总之，做这种坏事的人应该被逐一歼灭，我的原则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听到这句耳熟能详的格言，我立刻就有了反应：

“啊！那句话，在今天的世界史课上有讲，是《大宪章》吧！”

“是《汉谟拉比法典》。”小雪的脸上有了一丝笑意。

“总之，由我来找出犯人，只要一句话就能让他们停手，之后该怎么做，就交给叶山来判断，这样没问题吧。”

“嗯，怎样都好。”我顿了顿，拉起她的手，“如果……那个时候我在你身边，我一定会站出来的。”

虽然夕阳已无，但我们的脸上染上了绯红。

本来以为今天就算结束了，我正在家里看着综艺。突然响起一串铃声，是小雪打来的电话。

“由比滨同学，你对于这件事有什么头绪吗？”

“呀哈喽！小雪第一次给我主动打电话耶！”

“快说。”

“我也不知道啦，班级同学那么多……”

通话才刚开始，我们就陷入了沉默……

其实我的心中已经有了怀疑的对象，不过没有依据就说出来可不太好。

“抱歉，打扰你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听见她要挂断电话，我赶忙叫住：“等，等等！”

“我觉得犯人可能是相模。”

“就是上次网球比赛的对手？可以请你说明一下吗？”

“嗯，她和我高一同班，虽然不是用短信的方式，但是也因为造谣和其他团体起了冲突。”

“可是她和叶山还算熟悉吧，上次网球比赛……”

电话里传来困惑的声音，我知道以她的能力还是不能理解。

“那只是表象啦，其实是和优美子争风头哦。”

“那也和叶山的男生团体关系不大吧。”

“因为在班上叶山和优美子走的很近啦，我猜她是想破坏掉现有的关系，然后重新靠近叶山吧。”

“原来如此，虽然我還不是很懂，但我愿意相信你。”

“嗯。我要做一份班级关系图，明天中午我们再慢慢说好吗？”

“辛苦你了。”

之后又拉着她聊了学习会的事，直到她说“好困”我才忍心挂断电话。

明明是现代人很熟悉的电话，心中还会起波澜。

看着一行很熟悉的名字，还会不自觉的傻笑。

我慢慢回忆着一天，进入了梦乡。

经过一中午的讨论，小雪和我统一了意见，把我们的怀疑说给了阿企。

“听起来确实可疑，不过我更好奇他们三个为什么没有反应，有叶山的力量应该很快就能摆平吧。”

“确实……”阿企的正论让我无法反驳。

“比企谷同学，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犯人可能就在他们三人之中。”

“啊？！”我惊讶到喊出了声。

“我觉得是职场参观分组惹的祸。”

“又在胡言乱语了……”小雪扶额叹息。

但我可以理解，因为我时常看别人脸色，历经复杂古怪的人际关系，活到了今天。

我试着帮阿企解释：“换个说法，就是要从平时一起玩的朋友中踢出去一个人。四个人里只有一个人会被排除在外，那个人会很难过的。”

也不知道我的语气出了什么问题，他们现在都沉默了。

过了一会，小雪得出结论：“那么现在看来，那三个人也有嫌疑。由比滨同学，比企谷同学，你们怎么看待那几个人？”

“咦？问、问我啊……”

“我不认识他们。”

“那可以请你们调查一下吗？分组的事应该是后天确定吧，所以还有一天时间。”

“唔，嗯。”听见她这么说，我有一些为难的支吾着。

我想和班上人都搞好关系。但是打探别人的底细，就有可能被人揭短。

小雪好像也明白这一点，轻轻地垂下视线：“对不起，这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做法呢，请你忘了吧。”

“我来吧，反正我也不介意班里人怎么看待我。”听到阿企这么说，雪之下瞥了他一眼，又轻笑一声，那我也不抱期望地等待着你的好消息了。

“包在我身上。”阿企拍了拍胸脯。

我有点不甘心。

如果什么事都不做的话，在她心里的感觉会变差的吧。

“等、等一下我也会想办法的，小、小雪，你想吧，这种事怎么能交给阿企呢？”我激动到脸颊发烫，声音都有点颤抖了，“而、而且小雪的请求，我不会不答应的啦。”我握紧拳头体现出自己的决心。

“是吗……”她应了一声，把头扭向一旁。

应该是害羞了吧，她的脸颊染上了一层红晕。

第二天我格外兴奋。午休时间，我和阿企都没有去平时的老地方，而是坐在教室的座位上开了个作战会议。

“我先打听打听……所、所以，阿企你不用勉强自己，最好什么都别做。”

“哦，这样，那还真是省事了，你好像很有干劲嘛……”

“这，这个当然是……因，因为小雪拜托我啦！”

这么显而易见的道理都不明白，阿企真是笨！

“这样啊。有干劲是很好，不过你具体打算怎么做？”

“嗯，我去向女生打听一下，女生对班里的人际关系会比较了解，而且要是聊到大家都讨厌的人，女生都会兴奋到说个没完。”

“喂喂，女生的八卦还真可怕。”

“哪有你说的那么阴暗，顶多算是抱怨或者交换情报。”我不满地撇着嘴。

“只是说法不同罢了。”

“总之！阿企不是不擅长这个吗？我会解决的，你不用担心。”

“也是……不好意思，那就麻烦你了，加油吧。”

“嗯！”我为自己鼓了鼓劲就走向了优美子她们。

“久等了！”

“啊，结衣。你动作好慢。”

“对了，最近户部、大冈同学和大和同学的关系很微妙呢，不觉得他们有点那个吗？”

“咦，结衣也会说这种话题吗？”姬菜向后倒退一步。

而优美子揪住这件事训斥我：“我说结衣，你这样讲不太合适吧，把朋友说成那样可不是什么好事。”

什么情况？如果是在高一向相模打这种直球的话，也会受到滔滔不绝的黑料的吧。优美子做事还真是光明磊落。

“我说你啊，要是再这么下去，可就要变得像相模一样烦人了哦，连空气都要变得阴沉了。”优美子对我失去了兴趣，开始摆弄手机。

“优美子，你不懂……我懂的……原来结衣也注意到了啊……其实我也是！”姬菜却似乎来了热情。

“对呀对呀！感觉特别不自然！”

“我是这么认为的……”姬菜神情严肃的叹了口气，害得我又紧张了起来，“户部绝对是受！大和同学是强攻！大冈同学是诱受呢。他们绝对是三角关系！”

“嗯……我懂我懂……欸？”

“不过呢！他们三个肯定都盯上了隼人同学！唔唔，那种为了朋友各退一步的感觉太让人感动了！”

我不知所措的支唔着，在旁边看不下去的优美子叹了口气：“海老名又犯病了，你把嘴巴闭上还蛮可爱的，所以拜托你收敛一点，还有把鼻血擦了。”“哈，哈哈……”我被她的气势彻底吓倒，只好笑着敷衍过去，抬起手朝阿企做了个“抱歉！任务失败！”的手势。

他也做了个“收到”的手势。

果然我还是很没用嘛……

放学后的侍奉社，我们四人在这碰头。

“结果如何？”小雪要求我和阿企提供调查报告。

我低下头诚恳地道歉：“对不起，我向女生们打听了，但完全没问到有用的东西……只有优美子向我抱怨相模好烦。”

后来姬菜一直拉着我讲攻受 CP 之类没营养的话题，根本没法继续调查。

我低着头偷看她的表情，但她似乎没有生气。

“是吗，那就算了吧。”

“咦，不要紧吗？”

“反过来想可以证明三浦对这次的事情不感兴趣，也没有参与其中，没错吧，这样一来，就是叶山同学那个圈子男生和相模的问题，由比滨，辛苦你了。”

“小、小雪！”

我感动不已，眼眶里泪水上涌，想扑上去，但被她灵活躲过，“咚”的一声，一头撞在墙上。

“呜……”小雪一边揉着我，一边接着问话：“那你呢？”

“抱歉，我没有找到犯人的线索。”

小雪死心地叹了口气，用充满怜悯的眼光看着他：“这样啊，没有人愿意听你讲话吧。”

“没有，不是啦……”

就在这僵局时刻，叶山发话了：“就算找不出犯人，解决现在的事态也好啊！”

“这个我已经有办法了。”

“说。”小雪已经无可奈何了。

“对于相模，她的动机是破坏，只要表现出你们的团体像以往一样和谐，她就会收手。”阿企顿了顿，又接着说到，叶山，你有见过你不在的时候那三个人的样子吗？”

“不，没有。”

“这是当然了，既然他不在，怎么可能看得到？”小雪轻蔑地笑了笑。

“所以叶山才没有注意到，而我从旁观察发现，只剩下三个人和他们的关系一点也不好，说白了，

对他们来说，叶山是朋友，其他人是朋友的朋友。”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知道这些话对于小雪来说很难理解，于是我替他补充道：“谈话的中心人物不在时会很尴尬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玩玩手机。”

小雪拉了拉我的袖子，低声问道：“真、真是那样吗？”

我点了点头，然而她的下一句却让我很尴尬：“那、那你平时玩手机，也是因为和我无话可说？”

“没有，怎么会！当然不是！”想不到她会这样理解，我慌了。

等到我们咬耳朵结束时，叶山和阿企已经商量好对策了。

“感情真好呢。”叶山笑了。

小雪却无视了他，拿起书包径直走向门口：“既然决定了，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赶忙追上她的脚步：“等一下我啦！”

第一章尾声

事件解决的第二天，我在活动室里兴奋的宣布：“事件完美解决了！短信没有了！阿企也有伴了！”

小雪也是满脸笑意：“都是由比滨和比企谷的功劳啊。”

“啊，没有啦，我好像没帮上什么，应该说阿企总是有办法。”

“鸡蛋里挑骨头，可是我的 108 种特长之一。”

“既然这么聪明，学习会也一定要来哦。”我诚挚地向他发出邀请。

“啊……”

“由比滨同学，想要学习的话，现在放下手机比较好。”

“我这就来！”我把手机塞进了书包，靠着她一起看书。

可是她看的实在太快了，我小心翼翼的问道：“能不能……慢一点。”

她并没有不情愿，但之后的速度我还是跟不上。看见她全神贯注的样子，叫我怎么忍心去打扰。

看不完全的剧情让我困意十足，只想在这柔软的肩上眯一会……

间章

-

-

明天就是预定的学习会了。

明明不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心情却有些紧张。因为他，也因为她。

因为怕她不喜欢热闹的氛围。

因为要向他说出迟到的道谢。

间章

-

-

已经有些晚了，我捧着《夜鹰之星》，细细地品味着。

以前我从不熬夜，似乎没有什么事会让我焦虑。

而我独居后，不，应该说是遇见他们之后，我就逐渐熟悉了，熬夜的味道。

尽管我不止一次的告诫自己不能再这么做，但似乎总有理由驱使着我。

我轻轻地放下了书，关了灯。

让我早一些入睡吧，我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和她说……

第二章

我早早地来到了车站。

昨晚我用邮件告诉了阿企要早点到，如果能在他来之前就能全盘解决真是太好了。

如果不行，回家路上再和他单独说也好。

我在心里这么盘算着，抬头看向下了电车的人群。她来了。

她还是态度最认真的那个。

“小雪！呀哈喽！”我朝着她的方向用力挥着手。

-

-

果然以比企谷的态度，是不可能早到的。

这样我就有充分的时间和她说清楚。

尽管昨晚已经在脑海里想过很多遍了，可是见到热情四溢的她，我却紧张到忘记了回应，只是默默的向她走去。

“小雪，你怎么了，不开心吗？”

“没有……”

这一问一答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

“那我们就直接去萨利亚等着阿企吧！”

既然还有一段路，那就再想想应该怎么开口。

不论是郑重还是委婉，以她的温柔，都会将所有罪责归结于自己。

然后她会内疚。

然后她会离开……

胡思乱想之间就到了“萨利亚”，人还真不少呢……

“我还是第一次来这里……”

不过没时间让我新奇了。

“由比滨……能和你说话吗？”

我鼓足勇气，朝忙着联系比企谷的她开口问道。

“当然可以，我知道的，一定是这里人太多了，小雪不喜欢对吧？”她抬起头，一颦一笑都是那么的动容。

“嗯，啊……”她实在是太温柔了，为什么我每一个想法她都能知道呢。

这样的犹豫让我又错失了机会，眼瞧着比企谷已经来了，我就只能作罢。

-

-

-

一位颓废的男高中生正在向我们走来。

笨蛋阿企总算来了，真是气死我了！现在只能约他一起回家了。

我主动靠上前。“阿企，这里人太多了，我们换一家吧。”最后又压低声音，“结束后一起走好吗？我有些话想说。”

“哦，好，跟我走吧，就去我常去的那家。”

也不知道那个“好”是在回应哪句话。

-

-

-

“哇，不愧是阿企喜欢来的地方，果然没什么人呢！”人少一点，学习效率也会更高吧。

“由比滨，你错了，应该说是比企谷同学来了，大家就都走了。”小雪看起来对这里很满意。

“你们够了，亏我还给你们点了饮料自助，你们要喝些什么？”

“我要一杯冰红茶！谢谢！”

“冰美式，谢谢。”

他拿起托盘走了，我则迫不及待地掏出作业准备请教。然而小雪的话却让我猝不及防。

“那个，由比滨，结束之后一起走好吗？”

听见这句话，我眼前一黑。

如果告诉她和阿企约好了，她就会有被小团体抛弃的感觉吧。

如果用借口搪塞过去但事后被发现，以她的性格会彻底讨厌我吧。

“啊，要不等阿企回来叫上他一起吧？”事到如今，就只能放弃原来的计划了。

“不，我只想要我们俩。”斩钉截铁的态度让我非常惊讶。

“那，阿企回来再和他说说呗，如果我们直接走的话不太好。总之，我们先学习啦，先学习。”现在也只能答应下来了，总有回旋的空间的。

阿企回到了座位上，总算要举行学习会了。

“那我们开始吧！”我兴冲冲地说出了开场号令。

小雪取出耳机戴在头上，阿企瞥了一眼她，也把耳机塞进耳朵。

看到他们的举动，我顿时一脸惊愕。

“咦，为什么要听音乐啊？”

“学习的时候就会听音乐吧，为了消除杂音。”

“是啊，发现自己精神高度集中，已经听不到音乐时，学习起来会更有动力。”

“不对！学习会才不是这样的！”我表示抗议，小雪点着下巴陷入了沉思。

“那学习会应该是怎样的？”

“呃……一起确认出题范围，问问不懂的地方……中场休息后进行讨论，交换小道学习，偶尔再……闲聊一下吧？”

“这完全就是在聊天……”

“学习本来就是一个应该一个人做的事。”

无情的正论让我败下阵来。

我露出不服气的表情，看到他们都在默默的念书后，只好叹了口气，放弃挣扎，开始用心学习。

就这样，过了五分钟，十分钟，我蓦地抬头看向他们两个，只见小雪正一言不发地解答数学题，看他那么专心的样子，我也不忍打扰，只好转头看向阿企。

“那、那个关于这道题……”

“多普勒效应吗？我已经抛弃了理科，所以不是很懂。”

我彻底死心了，合上课本和笔记本，用吸管吸干了玻璃杯里的冰红茶。

正当我纠结着怎么处理回家的问题，两位不速之客来到了。

“啊，是哥哥！”

穿着初中制服的美少女正开心地向我们挥着手。

“你在这里干什么？”

“哎呀，大志同学有事找我商量。”

她边说边看向身旁，一位身穿立领制服的男初中生站在那里。

阿企应该也说过学习会的事了，知道我们是他的熟人，她微笑着自我介绍。

“啊，你们好，我是比企谷小町。哥哥平时承蒙各位关照了。”

小町边说边点头，很会自来熟。而在场的另一位客人大志也介于点头和鞠躬之间的动作欠身行礼，报上了自己的姓名。

“呀哈喽！初次见面！我是阿企的同班同学由比滨结衣。”我也朝她挥挥手。

“初次见面，我是雪之下雪乃，是比企谷同学的……比企谷同学的什么呢……我们又不是同班同学，也不是朋友……非常遗憾，应该算是认识的人吧？”

“你的遗憾从何而来，疑问句又是什么意思……”

“好吧，算是认识就行了。反正我对比企谷同学的了解仅限于名字，说的确切点，其他事我也不想知道。这样也能算是认识吗？”

“你说是校友或同级生不就行了？”

“原来如此……那我订正一下。非常遗憾，我是与他就读同所高中的雪之下雪乃。”

“遗憾倒是没忘说啊！”

好啦，哥哥，这位大志同学有事请侍奉社帮忙哦！”

“比企谷同学，不要什么事都揽。”

“我没有，我只是……”

眼瞅着气氛变得尴尬，就让我说两句吧。

“好啦，小雪阿企，一起听一听吧？”

我一边凑向小雪，一边示意着大志快说。

“大家好，我叫川崎大志，姐姐在总武高中读高二，名叫川崎沙希，她最近学坏了，变得有点像不良少女……”

“我们班上的川崎沙希吗？”

“川崎沙希同学……”小雪念念有词，歪起了脑袋的样子还真可爱，不过她这个百科全书好像也不是很了解。

“啊，是说川崎同学吧？她看着像是太妹，有点叫人害怕……”

“你不是他的朋友？”

“我倒是主动说过话了……但算不上朋友……但是我也没见过川崎同学跟别的人要好，她总是呆呆的望着窗外……”

“嗯，我也这么觉得。”

“你姐姐是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不良少女的？”

“啊，是！”大志很紧张，果然小雪的冰雪气质很吓人呀。

“我，我记得……姐姐为了去总武高中，初中时一直很用功，而且她还很温柔，总是做饭给我吃。

上了高一后也没有变化……直到最近才像变了个人似的。”

“上高二后才改变的啊……”

听到阿企我们这样说，大志回了句“是的”，于是小雪开始思索。

“能想起他上高二后改变的具体时间吗？”

“大概是分班之后吧？进入 F 班后的事。”

“也就是说，与比企谷同学进了同一个班才发生的。”

“喂，为什么你说的就像是因为我一样？”

“我可没这么说。是因为你是你有严重的被害妄想症吧。”

我可不想管他们的争锋相对，得先多问几个问题。

“不过你说她回家晚，通常晚到几点？我回家也经常很晚，高中生晚点回去也不奇怪吧。”

“嗯，是，是的，话是这么说。”他支支吾吾的回应着，把视线移到了另一边，正太害羞的样子真可爱！干脆叫他正太好了。

“可她都是过了早上五点才回家……”

“这已经是第二天了吧……你姐姐那么晚回去父母都不说他吗？”

“啊，爸妈都在外面工作，我下面还有弟弟妹妹，所以不怎么管姐姐的事，而且时间上错过，他们也很少碰面，总之家里孩子多，生活上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好吧，这是我身为独生女难以体会的痛苦。

“就算偶尔见到也会吵架，我问她也只会用‘跟你没关系’来噎我。”

正太一筹莫展的垂下肩膀。

“家庭纠纷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小雪回过神来，表情却有着前所未有的阴影。似乎是有一副快要哭的表情，我赶忙靠上去挡住他们的视线。

“小雪……”开口唤她时，正好云层遮住了太阳，隐隐投射进来，让我没能看清她的表情。我只能通过她无力垂落的肩膀，看出她轻轻地叹了口气。

“有事吗？”抬头回应的她脸上已恢复成往常的冷静。

也许只有我注意到了小雪的异常，他们还在照常谈话。

“而且，而且还不止如此……有奇怪的地方打来电话，指明要找姐姐。”

这话让我心生疑惑：“奇怪的地方？”

“是啊。叫 ANGEL 什么的店……是店长亲自打过来的。”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正太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那、那家店，可是叫天使啊！绝对有问题！”

“咦？我怎么不觉得……”

我向后缩了缩身子，阿企却表示非常理解他的心情。

“好啦，你冷静一点，大志我懂你的意思。”

“大哥！”

“不要叫我大哥！”

在两个男人灵魂相通时，冷静的女生们已经决定了今后的行动方针。

“总之，首先有必要找出她在哪里打工，即使不是那两个傻瓜说的那么危险的地方，打工到早上也有问题。一定要调查清楚，让他快点辞职。”

“嗯，可是，如果只是让她辞职，下次她说不定又会去其他店打工吧？”

听我这么说，小町连连点头。

“总之，我们只能在对症下药的同时铲除病灶了。”小雪得出结论。

“喂，我们还要插手这件事吗？”

“不是阿企你自己揽来的活吗？”

“有什么不可以？川崎大志同学是本校学生川崎沙希的弟弟，更别说咨询的内容与她本人有关，我认为这个在侍奉社的服务范围之内。”

“知道了。”阿企不情不愿的回应后，正太欢呼起来，连忙向我们道谢。

“太好了！真不好意思，麻烦各位了！”

我也有些高兴，天色已晚，三个人一起回家似乎是顺理成章了。

既然接下了这个委托，就要好好地观察川崎，可惜的是，最近一个月她总是迟到。

太阳已经升得老高，窗外麻雀叽叽喳喳地欢叫着，我瞟了眼墙上的钟，快十点了。

不同以往的是，阿企到现在也没有来。可是昨天回家并不晚。他在家里又发生什么了？

说到回家的路上，我就感觉小雪有话要单独对我说。是什么事呢？中午时分不也可以说吗？

然而平冢老师并不允许我这样无限遐想。

“由比滨同学，请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啊，好的……”

无数双死气沉沉的眼睛一齐看向这边，教室里鸦雀无声。这很正常——我连问题都没听见。

尴尬时分，教室门“咯吱”一声被推开了。

是阿企来了，大家又纷纷把眼神转向那边。

他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进安静的教室，回到座位上，显然累得筋疲力尽。

老师又给出了致命一击：“由比滨先坐下，比企谷下课后过来找我。”她用拳头敲打着讲桌。

“是……”他垂头丧气地应了声。

老师点了下头，就白衣飘飘地转身继续写板书了。

还有 15 分钟就要下课了，时间无情的流逝，我没心思听讲，努力回想着昨晚的对话。

不知不觉间下课铃响起。“那么今天就到这吧，比企谷过来找我。”说完老师朝他招了招手。

他还在狡辩。却惨遭老师一拳，倒在地上咳个不停。

平冢老师无奈的叹了口气：“真是的，这个班上的问题儿童太多了。川崎沙希，你也是吗？”

老师丢下倒在地上的阿企，高跟鞋铿锵作响地走向教室后门，我望向那边，只见一个抱着书包的女生正好走了进来。

平冢老师微笑着向他搭话，但川崎只是犹豫了一下，默默地点头，从倒在地上的阿企身旁经过，走向自己的座位。

泛着青绿色的黑发垂直腰间，衬衣衣摆多出来的部分被打打了个松松的结，一双美腿修长矫健，让人最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在于，她茫然的眺望着远方，没有丝毫锐气的眼瞳。

这种冰冷的气质，感觉和小雪有些相似呢。

不过也只是有些，现在和小雪在一起，更多的是温暖呢。

中午我把观察结果汇报给了小雪。

“我稍微思考了一下，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川崎同学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比起被别人评价一下内容还是靠自己的力量重新做人比较好，也不容易反弹。”

“那具体怎么做呢？”

“你知道动物疗法吗？”

这个就算不用小雪解释，我也能懂，毕竟我也有在养狗。按照正太的说法，川崎原来是个温柔认真的女生，使用动物疗法，说不定真能触及她心中柔软的地方。

“啊，我家有养狗，就用我的吧！”我竖起食指和小指，将大拇指、中指和无名指搭在一起，比出一个狗的手势。

然而小雪的脸色却阴沉下来。

“那个手势是狐狸……我比较喜欢猫……”

“有什么区别吗？你讨厌狗吗？”

对我的提问，她的回应是默默的错开视线。

“我不是讨厌……我没有……”

小雪居然有点生气了，我也有些激动。

“为什么，为什么，哪有像狗狗这么可爱的动物？”“你只是因为喜欢狗才会有那种感觉。”

她的声调有些低沉。

讨厌狗狗，就会讨厌萨布雷。也经常有人说我是犬系女生，四舍五入就是要讨厌我了！

“被小雪讨厌什么的……不要……”

“你嘀咕什么呢，我不讨厌你，也不讨厌你的萨布雷呀。”

换做别人，我可能会觉得是安慰的话。但如果是小雪，我知道她说出都是真实的想法。有了这份保证，真是太好了。

“谢谢你，小雪，不过我有说过它叫萨布雷吗？”

我回过神来，疑惑地看着她。

“啊……上周好像就说过了……”她不安地转移着目光，“时间不早了，我们先午休吧？”

雪乃视角

没想到比企谷家居然养了猫……

在他向我说明后，我们一起来到校外。

因为对我们的社团感兴趣，户冢同学也前来帮忙。

小町提着宠物箱登场了。

“真不好意思，让你特地跑一趟。”

“不客气，这是我们家的雪洞。”

小町微笑着回答后，打开宠物箱上面的盖子让我们瞧。

雪洞正四平八稳地端坐在上面，用像是在说“喂！你看什么看”的眼神瞪着比企谷，它还挺懂的嘛，真可爱。

“哇……好可爱！”

户冢说着便摸起了雪洞。雪洞扭着身体抗议。

“然后该那这家伙怎么办？”

比企谷顺势接过了雪洞，提着它后颈上的皮吊在空中。

“比企谷同学，抱起来才是正确的姿势，请不要这么粗暴。”我说着向前迈进一步，想要抱走雪洞，

“把它放进纸箱，摆在川崎同学面前，只要川崎同学心软，一定会把它捡走的。”

“你以为是过去的不良吗……我还是去找个纸箱吧……”他想把猫递给由比滨，但由比滨却向后退了一步。

“由比滨？快点接住啦。”又把雪洞递给她。

干脆给我好了。

可由比滨再次躲过。

“怎么了啊？”

“不是，没、没、没、没什么！”

由比滨边说边畏畏缩缩的伸出手。看到她那双手，雪洞“喵”地叫了一声，由比滨马上打了个颤缩回手。

“你不会是怕猫吧？”我试探地问道。

“什、什么？才、才没有呢！我喜欢猫啊！哎、哎呀，你、你好可爱……喵，喵呜……”

由比滨的声音在颤抖，她没必要这样勉强自己吧？

“雪之下？给你。”他终于还是把猫递给了我。雪洞这家伙马上发出了愉快的咕噜声。

“我去去就回。”

我正考虑着如何提高猫对我的好感度，由比滨凑了上来。

“听，听我说，我真的不讨厌猫。”

“呃，就算你讨厌也没关系啊，人都有讨厌的东西。就像比企谷讨厌虫子。”

“不是，我真的不讨厌猫，还觉得很可爱。”

“是吗，那你是对猫过敏？”

“也不是……猫这种动物，不是会悄悄离开吗？所以我会觉得有些难过……”由比滨一反常态地平静说道，不像平时那么活力四射，她的眼神多了几许寂寞。

“我小时候住在住宅区里，那里那时流行偷偷养猫的风潮。”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这种风潮……”

“住在住宅区的小孩就是有过那个时期啦，住宅区不是不让养宠物吗？所以我们只好瞒着父母养流浪猫，可是不知不觉间，它们就消失不见了……”

所以才会害怕。

由比滨补上这句的时候，像往常一样挤出了笑容。

“明明那么疼爱对方，还成了心灵相通的好伙伴，为什么要离开呢？对于年幼的我来说，觉得这是一种背叛。”

“但是……”

“但是……”

短暂的停顿后，我们同时开口。

想必我们都知道对方想说什么吧。

猫在预感到自己的死期后，就会悄悄离开主人。

我们都面带苦笑，由比滨努力地伸出手给雪洞顺毛。

“我也要抱。”

正当我想将雪洞递给她，她却绕到身后环抱着我。

“两个都要……”

对于长大的由比滨来说，又会如何回忆当时的离别呢？说不定是悔恨不已吧。

“呜……”

我好像听到了她的抽泣。事情的真相也许完全不同，但我相信她的悲伤与温柔是真实的。

阿企空着手回来了。

“怎么了，找不到纸箱吗？”

“没有，那个大志打电话来，通知我们川崎对猫过敏。所以，就算我们把猫放下，他也不会捡的。”

“好吧，计划终止。”小雪说着，依依不舍地摸了摸雪洞的头。

小町和小彩也赶了回来。

“哥哥，川崎同学给你打电话啦？”

“是啊，打了。不过，你不要随便把号码告诉别人，要是遇到危险怎么办？对个人信息处理，必须要小心。”

“比企谷同学的个人信息也没什么价值吧？”小雪带着半捉弄的语气讽刺他。

“我不是说自己，在说小町啦。听好了，你可不要随便乱说，尤其是对男生。”

“讨厌，那种事小町分的很清楚哦。”她用笑脸回应着哥哥的忠告。

小雪交替地看向比企谷兄妹，低声喃喃道：“你们兄妹感情真好……让人有点，羡慕呢。”

阿企倒是有些惊讶：“啊？哦。独生子女都会这么说，但实际上也没那么好。”

不对，独生子女会羡慕的是有兄弟姐妹。而小雪强调的是兄妹之间感情真好，一般来说，兄妹之间感情好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

她这样强调，莫非是……

“不，我……算了，没事。”

小雪难得一见地咽回了到嘴边的话，今天这是怎么了？

“那接下来要怎么办才好？”

“那个……”小彩好像有话要说，他来回地看着我们三个，怯生生地举起手。

“请说，欢迎你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对我们也有帮助。”小雪的优雅，不论是什么时候都显得

很有贵族气质呢。

“那么……要不要请平冢老师问看看？有些事情确实会因为跟父母的关系太近，反而难以启齿；但如果是面对其他大人，或许有办法开口吧？”

“有道理啊……”我十分赞同，但一想到身为正式社员的我还没有提出意见，就有点羞愧了。

“可是，平冢老师吗……她只会让人连连摇头，真的算是大人吗？”阿企觉得不行，但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吧。

“我认为平冢老师关心学生的程度，比其他老师还要高，应该没有其他更适合的人选。”社长给出了她的意见。

“那么，我联络看看。”

阿企把事件概略和川崎沙希的大小事写在电子邮件里寄给老师，然后等待老师出现。

叩、叩……五分钟后，我们听到响亮的脚步声。

“比企谷，我知道情况了，让我听听详细内容。”

老师一脸认真地走来，用随身烟灰缸捻熄香烟。她静静听我说明我们对川崎沙希知道的一切，以及目前做出的推测，然后短短叹一口气。

“本校学生在深夜工作算是重大事件。这件事相当急迫，让我来解决吧。”

我们闲扯了几句，川崎沙希来到楼门外，她迈着懒散的步伐，时不时打起哈欠，书包搭在肩膀上，像是没什么干劲。从肩头滑落，她也毫不在意，任凭任凭书包晃来晃去。

“川崎，你站住。”平冢老师迈出一步，从后方叫住了她，她回过头来眯起眼睛的样子，就像是在瞪人。

她们个子都挺高，比小雪还要高出一些，如果说身高差显得小雪盛气凌人，那么她们可以算得上是恐怖了。

“有事吗？”

川崎一转身，身子就像猫背一样拉长了。

“川崎，你最近好像回家很晚，整晚都不回去，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听谁说的？”

“我可不能泄露委托人的信息，比起这些，请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平冢老师脸上挂出轻松的笑容，想要缓解气氛，但川崎只是懒洋洋地叹了口气。

“没什么啊。我去哪里是我的自由，又没给别人添麻烦。”

“就是现在没有，以后也有可能啊。再怎么说你还是高中生，搞不好会被送走，你父母和我都会被叫去的。”

她听了这些话，但还是漫不经心地看着老师。耳老师难以忍受这样的态度，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

“你就没有考虑过父母的心情吗？”

老师神情严肃，没有放开那只手的意思。老师的手一定很温暖吧，不知道那份热忱的心情能否传达给川崎冰冷的心……

“老师……”

川崎低喃一声，伸出另外一只手搭在老师的手上。

太好了，看来是感化她了。

然后——

“父母怎么想不关我的事。更何况老师从来没有做过母亲，怎么理解得了？这种话还是等你结婚后为人父母再说吧。”

说完又一把甩开了老师的手。老师身体一个踉跄失去平衡，看来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川崎也没有接受她的心意，继续发动追击。

“老师，比起我的未来，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比较好，比如结婚的事。”

老师的眼眶有些湿润，一句反驳的话也没有再说。

“呜……呜呜……”

川崎残忍地无视了她，向自行车棚走去。我们几个面面相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小雪拽了下我的衣角，意思是让我说点什么好。

看到老师那么可怜的样子，我也觉得应该安慰一下她。话虽如此——

我推了一下阿企的背，毕竟是他喊来的老师。

“那、那个……老师？”

正当阿企考虑着该说什么时，老师却泪眼婆娑的回过头来。

“呜呜……今天我先回去了。”

她没有等我们回答，就迈着蹒跚的脚步停车场走去。

“辛、辛苦您了！”

我们背对着她，一齐鞠躬。

看着那个在夕阳下孤单前行的背影，我有点悲伤，也有点惶恐。

我会不会在这个年纪也还是单身呀……

“空洞的说教没用，我们得知道她为什么这么拼命。”我躺在沙发上，回想着放学时小雪的建议。

为什么打工？因为缺钱。

小雪怎么可能会去打工，有些事情是她不能理解的。

至于阿企，脸上写满了“不想工作”四个字，想了也是白想。

结合工作的时间、地点……她应该是缺很多很多钱。

阿奇说她还带着打火机……但她身上没有烟味。

像这样接二连三的猜想都被自己否定后，我决定去睡觉。没想到来了电话，我拿起听筒。

“晚上好。”

“阿企，呀哈咯。”

“隔着电话也可以呀哈喽吗……听我说，我已经锁定川崎打工的店了。”

“”啊？”

“千叶市内的饮食店中，名字里包括‘天使’这个词的又通宵营业的只有两家。”

“那是其中哪一家呢？”

“我计划明天到千叶站的‘天使之家’看看，麻烦你和雪之下说一声。”

“那是什么东西啊……女仆咖啡厅？”我在手机上快速搜索着，“原来千叶也有女仆咖啡厅……”

“你太天真了，由比滨。我们千叶可是要什么有什么，带着对别处流行文化的扭曲认识，再将其引进正是千叶的特色。”

“真啰嗦……”我有点生气了，不是因为他说了太多话，而是想着之前去这种的店的不愉悦。

“干吗？”

“没什么，只是想到阿企也会去那种店……感觉好不舒服……”

“喂，你别乱想，我可没去过那种店，倒是你之前去过吗？”

“之前是和同学去过啦，总觉得这种男人去的店，我们女孩子就会有些尴尬。”

“你有在看网站吧？这家店有写着‘欢迎女生光临’哦。”

“可以体验做女仆……”我慢慢地念出了下半句，“啊，阿企，真讨厌！”他不会是想让我和小雪扮女仆给他看吧！

又聊了几句，我就放下了电话准备洗漱。

想着小雪贵族小姐的气质，说不定我做女仆侍奉她也意外的合适呢。这应该才叫做侍奉社吧！

第二天晚间，我们跟着阿企来到了千叶站。

时间已到了晚上七点半。

这是夜晚的街头最热闹的时候。

小雪疑惑地看向闪烁的霓虹灯，写着“女仆咖啡厅 天使之家”的招牌，旁边还立着一块画着兽耳女孩招着手说“喵~欢迎回来汪”的宣传版。从她的态度能看出她正在想：这是什么？

我也好奇的打量着这家店，到底是猫还是狗呢？

“我不是很懂……女仆咖啡厅是什么样的地方呢？”小彩似乎读了好几遍宣传牌上的文字都没有理解。

这也是正常的。

“这个嘛……我也没有去过，所以不太清楚……所以才把那个熟悉这方面的知识的人叫过来了。”

“唔，八幡，你找我？”

正说着，中二从检票口走了出来。现在明明是盛夏，他却披着大衣满头大汗，领口都凝出一片盐。

“哇啊……”我不由得厌恶地感叹一声，顺便扭头看了看阿企的反应。

没想到他的痛恨表情比我还夸张。

“明明是你叫我来的，干吗摆出那张脸？”

“只是想到要应付你，我就觉得麻烦得要死。”

让他们嘟嘟囔囔去吧，我对中二提着的一套衣服很感兴趣。

“小雪，快看 he 手上的女仆装！”我拉了拉小雪的手，把她从思考中拽回来。

“……以黑白两色为基调，轻飘的蕾丝边……是主流的女仆装没错了。”

“小雪的衣品好好哦！”

“不过他们男高中生居然会买这些……真是变态。”

听到小雪的评价，我连忙向中二询问，“这是你收藏的吗？”

“不是，这是我为卧底调查而特意租来的。”他从身后掏出女仆装，与自身的邋遢不同，这还套着洗衣店的塑料袋，看起来十分干净。

“不过可不是给你们穿的，那么户冢氏，请吧……”

“嗯，找户冢啊，干得好！”阿企也点了点头。

“咦？为、为什么是我……”

中二不断向这边逼近，小彩则一步一步的后退，想要逃离现场。

“好、好想看……”阿企不是说要保护的吗？怎么一动不动？

小彩总算被逼到了墙边。中二处在逆光的位置，看起来就是一头野兽。

我和小雪尴尬地站在一旁。昨晚我有一点点不愉快，就是想到穿上女仆装后要被他们评头论足，如

果被评价不好看可就太糟糕了！

没想到他们居然想让小彩……这不就和姬菜喜欢的一样了吗？！

看着一只手拿着女仆装不断逼近的庞然大物，小彩眼泪汪汪地摇着头。

“不，不要……我不要……”

既然小雪对这件的评价还不错，干脆我来穿好了，我绕到中二身后，一把抢走了女仆装。

“我穿我穿！我想穿穿看！这身女仆装好可爱！”

“呸。”中二做了个吐唾沫的动作。

没想到他居然表示出不屑，现在的男生变得也太大了吧！

我很不爽他的动作，就试着用优美子的语气质问他：“哦？你这是什么态度？让人有点不爽啊。”

平常我和他搭话，他都会用咳嗽掩饰过去，换成优美子的语气应该会直接吓倒吧。

但他今天却格外的强硬：“哼，女仆才不是你想的那样，你眼中的女仆，只不过是扮装而已，根本没有灵魂。”

“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有的时候我和他交流就需要阿企的翻译，我向阿企投出求助的目光。

“抱歉，我也这么认为。直说了吧，你穿上你服装也没用，看上去只会是学园会为了凑热闹才穿上女仆装，让人看了就火冒三丈的大学生。”

“想要 cos 就得连内心世界都表演出来。给我把《雪梨》看完了再来！你肯定是那种 cos 成初音去 comiket 会场，却没有一点偶像风度的人！”

他们热情四溢的演讲，吓得我倒退三步，不服气地低吟着，躲到了小雪背后。

小雪短促的叹了口气，指着宣传牌说：“我们还是先进去吧。”

“不过可不是给你们穿的，那么户冢氏，请吧……”

“嗯，找户冢啊，干得好！”阿企也点了点头。

“咦？为、为什么是我……”

中二不断向这边逼近，小彩则一步一步的后退，想要逃离现场。

“好、好想看……”阿企不是说要保护的吗？怎么一动不动？

小彩总算被逼到了墙边。中二处在逆光的位置，看起来就是一头野兽。

我和小雪尴尬地站在一旁。昨晚我有一点点不愉快，就是想到穿上女仆装后要被他们评头论足，如果被评价不好看可就太糟糕了！

没想到他们居然想让小彩……这不就和姬菜喜欢的一样了吗？！

晚上



由比滨结衣吧



全部回复

只看楼主

正序

倒序

看着一只手拿着女仆装不断逼近的庞然大物，小彩眼泪汪汪地摇着头。

“不，不要……我不要……”

既然小雪对这件的评价还不错，干脆我来穿好了，我绕到中二身后，一把抢走了女仆装。

“我穿我穿！我想穿穿看！这身女仆装好可爱！”

“呸。”中二做了个吐唾沫的动作。

没想到他居然表示出不屑，现在的男生变得也太大了吧！

我很不爽他的动作，就试着用优美子的语气质问他：

“哦？你这是什么态度？让人有点不爽啊。”

平常我和他搭话，他都会用咳嗽掩饰过去，换成优美子的语气应该会直接吓倒吧。

但他今天却格外的强硬：“哼，女仆才不是你想的那样，你眼中的女仆，只不过是扮装而已，根本没有灵魂。”

“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有的时候我和他交流就需要阿企的翻译，我向阿企投出求助的目光。

“抱歉，我也这么认为。直说了吧，你穿上你服装也没用，看上去只会是学园会为了凑热闹才穿上女仆装，让人看了就火冒三丈的大学生。”

“想要cos就得连内心世界都表演出来。给我把《雪梨》看完了再来！你肯定是那种cos成初音去comiket会场，却没有一点偶像风度的人！”

我更喜欢雪乃视角，有点感动□

我们男女五个人进了“天使之家”。

“欢迎回来！主人！小姐！”

小姐……这句招呼让我晃了神，再回过神来就和比企谷他们三个坐在座位上了。

想起来在老家的日子了……热情，有时候是拘束……

“由比滨呢？”我向比企谷稍稍侧目。

“哦，她去参加女仆体验了，看你一直跟着我们走，就没有强拉着你去了。”

他们还在聊着让户冢女装的话题，我没兴趣加入，就看着桌子等她回来。

“小姐，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哦。”

我有点慌，比起热情的招待，我更喜欢给予独处空间的咖啡厅。

一位头顶猫耳朵、戴着红框眼镜的大姐姐送上菜单，上面用圆滚滚的字体写了一连串菜名，比如

“蛋包蛋包饭饭”、“白白咖喱☆”、“可爱蛋糕”。在一般菜单之外，还有“萌萌猜拳”、“萌萌合照”、

“总武线游戏”等额外服务可选。总之我是眼花缭乱。

我只好尴尬地转向比企谷。

他应该也知道我不擅长应付这些，就和女仆搭起话来，还挺自然的。

我不是讨厌这样的热情，只是不会回应。对于他们的一番好意，我不敢贸然拒绝。但如果直接答应，只会没完没了。

“雪之下也是，我请你喝一杯吧？”

“谢谢，免了，我不是会让别人请客的人，我要一杯卡布奇诺。”

“好的，如果小姐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在卡布奇诺上画出小猫的图案，请问您觉得如何呢？”

猫！我可太想要了！

“好的，麻烦你了。”

没想到我很自然的就说出来了。女仆也满面笑容地离开了。

“不愧是专业人士。女仆们都手脚麻利又活力四射，让人心情舒畅。”比企谷像是在自言自语，“这里之所以有人气，恐怕并不是因为‘萌萌’或‘主人’这些表面上的东西吸引人，而是‘想尽办法与客人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这种服务精神打动人心吧。猜拳也好，在蛋包饭上画画也好，都是表达心意的一种方式。”

这是在自言自语吗？为什么我觉得在说我呢，我有点脸红了……想起老宅里的管家，司机……他们也对我传达了热情的服务精神……

“因为传达了这份心意，所以客人会络绎不绝，即使被拒绝也没有关系，因为知道心意传达到了。”
原来是这样，适当的拒绝也没有关系……

“你刚才回应不是很自然吗，面对由比滨的热情也没有拒绝过呢。”

果然就是在说我，“要你多嘴……”我不满地回了一句。

不过他说的没错。因为切实地感受到了我的心意，由比滨才会在批评过后仍然亲近我；因为切实地感受到了她的心意，我才会不自觉的接纳她……

我正思索着，由比滨回来了。她捧着托盘的手抖个不停，眼睛盯着托盘上的杯子，所以脚步不稳，动作笨拙的样子和在家政教室如出一辙，我露出一抹微笑。

“让你们久等了……主、主人，小姐……”

这句话一定让她很难为情吧。由比滨满脸通红地放下杯子。

“适、适合我吗？”由比滨把托盘放在桌子上，慢慢地转了个圈，身上的蝴蝶结与蕾丝边也轻轻飘动。

“哇，由比滨同学好可爱呀！对吧，八幡？”

“嗯，是呀，算是吧。”

由比滨笑了，又看了看我，是想得到我的认可吧。

“我觉得不错，非常适合你。”

话音刚落，她就完全笑了：“是吗，太好了，谢谢你们！”

我真是眼前一亮，由比滨的笨蛋气质，但与小心翼翼的态度与略带害羞的表情对比后，就会让人感到她的形象与以往迥然不同。

“哎呀，不过女仆装的裙子真的很短，过膝袜也绷的好紧，以前的人要是穿着这身衣服工作实在太辛苦了，估计穿着它大扫除，会像除尘拖把一样变得满身灰尘吧。”

不愧是由比滨，说话也是很质朴的生活气息。

“可别忘了正事，川崎的事调查的怎么样了。”

“她好像不在这家店工作。”

“你真的有仔细调查吗……”不光是比企谷有这样的疑惑，我也担心。听说了由比滨上次在班级调查的人应该都会这么想吧。

“我问了女仆们，也看了值班表，都没有川崎的名字。”她顿了顿，做出思考的样子，“会不会是用了假名呢？”

感觉由比滨变聪明了呢，但是——“既然电话里说的是真名，就不会有这种可能了吧？”

“哇，小雪好聪明啊！话说刚才我看到一套英式风格的装扮，感觉和小雪你很搭呢！”

这是又一次邀请我吗……既然来了，我想我也可以去试一试吧……

“好啊，带我去吧。”我伸出手来。

她没说话，只是微微笑着，拉起我的手。

她没有表现出一丝的惊讶。不拘泥于过去的拒绝，而是快乐于现在的接受，这就是由比滨结衣。

我想，对于这样的她，我一定是憧憬的吧。

我和由比滨来到后边，一套长袖长裙，以苔绿色为基调的暗色系女仆装出现在眼前，胸前的黑色蝴蝶结更是画龙点睛。

我偷瞄了一眼由比滨，与她强调胸部曲线的性感风不同，这套在端庄沉稳之余又不失奢华感。

我不疾不徐地换好了衣服。

“哇，小雪好美！这身真适合你，太漂亮了……”

由比滨惊叹不已，“我们走出去看看吧！”

虽然我不会再抵触，但终究是有些紧张。

我垂下头，理了理刘海，接着闭上双眼，轻吐了口气，慢慢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和她臂挽臂走了出去。

然而大家都没有说话，只是呆呆地看着我，我忐忑不安地站着，脸颊逐渐变得发烫，肩膀也无力地垂下，只能泪眼汪汪地看着由比滨。

“大家？”由比滨轻吐的话语从耳边擦过，在场的人猛然惊醒。

“哇，哇！”

“这件的确很适合雪之下同学呢！”

“不过比起女仆，我觉得更像罗登迈尔女士……”

我和由比滨都没听懂比企谷在说什么，疑惑不解地歪起脑袋。

“我的意思是很适合……”

“是吗？谢谢你们。”我简单地行了个礼，“总结一下今天的行动吧。”

“我们被假情报玩弄于股掌之间了……”

比企谷恶狠狠地瞪了一眼身旁的材木座，他歪着脑袋沉吟道。

“好奇怪……不应该啊……”

“什么意思？”

“嗯……平时盛气凌人的少女偷偷在女仆咖啡厅打工，然后发生‘喵喵欢迎回来，主人……喂，你怎么会在这啊’的桥段不是惯例吗？”

“不，我完全不懂你的意思。”比企谷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再说了。

回去的路上，我有些抱怨地看向比企谷。

“我们浪费了一晚上的时间，而且现在天色已晚，

今天没空再去另一家店了。”

“别这么说，小雪，我穿上女仆装很开心哦，你也乐在其中吧？”

“嗯……”

“阿企你占到便宜咯，下次请我们喝咖啡吧！”

既然是我们都认可的一段欢乐时光，也算是有所收获吧。

小雪先回了家，我和阿企在晚间的电车上。

明明是晚高峰，车厢里的人却都像我们一样没有任何对话。

“雪之下遇见你之后变了很多呢。”一连过了几站，不经意间，阿企主动开口了。

“嗯，啊……”我知道他比我先来到侍奉社，也就是说还有我所不知的，小雪的过去。我想先听他说说。

“总的来说，就是冰山融化了一些吧。”他还是一如既往地选择了隐晦的表达，“既然她们都是冰山系的，可以请你也对川崎这样做吗？”

“啊，这……”突如其来的请求让我不知所措，并不是我不想去做，而是我已经失败了。

我不想和任何人关系不好，因此在这之前我就尝试过接触川崎。但也仅仅是互相知晓了姓名。

然而还没等我组织好语言向阿企说明，电车就到站了。

“拜托了。”他再一次请求。

接连的失败之后，侍奉社的希望在我身上了。

“我会努力的！阿企也加油哦！”随后我就先下了电车。

他的看法还是太男生了。在我看来，小雪和川崎可以说是完全不同。

小雪缺少女孩子气，对女孩子该有的新鲜事物充满了兴趣。她会问我打耳洞疼不疼，会羡慕我可以做闪闪发亮的指甲，还要看看我的心形项链……她遭受过周围人的恶意，因此独守在自己的世界望向外边。

川崎则不同，一副太妹的模样就说明了她完全了解。然而她对这些不感兴趣，从外边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简单来说，不论我做什么，川崎都只是礼节性的回应我，不会有任何交流。

现在看来，请优美子和姬菜帮忙是很有必要的事情了。

“哈？川崎？你为什么想和她玩啊？”听到我想和川崎交往的请求后，优美子一脸惊讶地反问道。

“哎呀，我这不是想和大家都搞好关系嘛。”

“可以是可以啦，川崎也在我的认可范围之内，不像某些人。”她转向相模那边，“看起来就让人不愉快。”

“所以帮帮我啦。”我双手合十，鞠了个躬。

“这还不简单吗？”优美子把翘起的腿放下，“川崎同学！”她大声地打招呼，把发呆的川崎喊醒了。

“有何贵干？”

“今天放学后我们一起串家物语，有兴趣吗？”

“不好意思，我没时间。”

“明天呢，请你吃双球冰淇淋？”

“真的很谢谢你，但是放学之后我想补觉。”说完她做了个“请勿打扰”的手势。

这下连优美子也不好说话了。

“要我说，女生改变的理由只有一种！”姬菜发话了。

“是什么是什么？”

“加入圣洁的bl吧！”她又再说一些没意义的话了。

不过这倒是给了我一个新思路，试试恋爱作战也许可以。

不知道为什么由比滨叫来了叶山，出现在侍奉社的人数达到史上最高峰。

“为什么叶山也在这里？”比企谷姗姗来迟。

叶山正坐在窗边看书，听到他的询问后便阖上书本，挥挥手说声“嗨~”。

“没有啦，我是被结衣叫来的。”

“由比滨？”他回头看向由比滨，不知为何，她得意洋洋地挺起胸口。

“我稍微思考一下，川崎同学会出现变化，不是应该有什么原因吗？虽然把原因从根本拔除是个好方法没错，可是，如果她怎样都不听别人说话，实行上就会有困难吧？”

我点点头：“嗯，有道理。”由比滨竟然说得头头是道，真是神奇。

我为这小小的奇迹感到佩服。由比滨看到我的反应，心情变得更好，把胸口挺得更高，她的眼睛几乎要看向天花板。

“没错吧？所以，我们必须改变一下想法。既然川崎同学变坏了，如果再让她改变一次，照理来说不就会变好吗？”

“那么，为什么有必要找叶山同学过来呢？”但我对叶山没有好感，不如说我根本不想让他在这里出现，所以故意带点刺。

不过叶山只是专心地听由比滨讲话，没有特别在意。

“讨厌啦，小雪！会让女生改变的原因，不就只有那一种吗？”

“让女生改变的原因……年老色衰吗？”

“那是老化的意思吗？不、不对啦！女孩子不论经过多久都还是女孩子！小雪，你太不像女孩子了！”

“又来了……”

我叹了一口气，不知道该回应什么。

“让女孩产生变化的原因，就、就是……爱、爱情之类的……”

她好像说了什么很难为情的话喔，而且说出那句话的本人还是最难为情的。

“总、总之！女生有喜欢的对象后，很多地方都会变得很奇怪！所以，我认为只要制造那样的机会，事情便可以解决……这就是我找隼人同学帮忙的理由。”

“可以拜托你吗？”由比滨一如既往地说出了魅力满满的请求。

没有人能抵抗他，叶山也不例外，他耸耸肩回答：

“我知道了。既然是因为这样，那也没有办法。虽然我不是很有意愿，不过试试看吧……结衣也好

好努力。”

“谢、谢谢……”

作战内容很简单。

叶山要使出浑身解数，用他的魅力抓住川崎的心，如此而已。

就像他一直在做的事。

收拾好书包后，我们来到停车棚，等待川崎出现。当然，如果我们跟叶山在一起会显得很可疑，所以在比较远的地方偷偷观察。

然后，这一刻终于到来。

她跟上午一样毫无活力，拖着疲惫的脚步来到停车棚，忍着呵欠要打开脚踏车锁。这时，叶山看准时机出现。

“辛苦啦，你好像很困呢？”

他温柔地向川崎打招呼。

“好优雅呢。”我忍不住感叹。

“那是演出来的。”小雪还是不太高兴。

“要去打工吗？别太勉强自己喔。”

这种不着痕迹的关怀……叶山真是个好人。

而川崎只是打个呵欠，然后叹一口气说：

“谢谢你的关心，那我回去了。”

她的反应很冷淡，牵着自行车便要离去。这时，她的背后又传来叶山的呼唤声。

“那个……”川崎倏地停下脚步，转头看向叶山。

一阵凉爽的初夏之风吹过两人间，看来他们的爱情就要降临在此。我兴致勃勃地探出身体，握紧身边的手。

凉爽的风静下来后，叶山对川崎开口：

“其实，你不需要那么勉强自己吧？”此刻的他看起来闪闪发光。

“喔，我不需要你的关心。”

喀啦喀啦喀啦……川崎推着自行车逐渐远去。

“被甩了呢。”同时我也被小雪甩开了手。

“这是当然的，不是所有人都会接受这份虚假。”小雪叹了口气，像是在回想着什么。

大概经过十秒，被抛下的叶山才尴尬地笑着走向我们。

“总觉得……我好像被甩了。”

“啊，你辛……呵呵……”阿企话都没说完就笑出声来。

噗、噗噗……嘎哈哈哈哈哈哈！你看看你、你看看你！在那边耍帅结果被甩了！噗哈哈哈哈！

“别说啦，材木呵呵呵……”

“你们两个，不可以笑！”

户冢对他们提出劝告，阿企也很努力要克制，但随着中二发出的爆笑声，他再也忍不住。

“哎呀，没关系，户冢，我不会在意的。”

叶山面露苦笑地说道……他真是个大好人。明明没有意愿，仍然肯帮忙我们，还因此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我看着他们，脸上完全僵硬。

“这两个人真是差劲……”

“这个计划也失败了。没办法，晚上去另一家店看看吧。”小雪微微一笑，“说起来，这家店就在我家附近呢。”

“啊，我还没去过小雪家呢，时间早的话，可以拜访一下吗？”

“好啊。让我为你们沏茶吧。”

团妈视角

门口传来慌乱的脚步声，是我可爱的女儿回来了。

我打开门，左右摇晃的双肩包，上下跳动的丸子头，她好像很忙的样子。

“我回来了！”还没到玄关，她就迫不及待地朝我挥手。

“啊，结衣结衣回来了，今天过得怎么样？”

“嗯，还好吧，妈妈，快帮我打扮的成熟点！”

“怎么了怎么了？是和哪个男孩子约会吗？”我愈发地开心，这孩子越来越可爱了。

“没有，只是和优美子她们出去啦。”

他连忙挥手，但我决定追查下去：“如果是和她们出去，结衣自己就能搞定的吧，撒谎的话就不帮你了。”虽然这么说，但我还是打开衣柜精挑细选，“是和阿企吗？”

“妈妈，不要这么说话，超让人难为情的！”她也凑过来，和我一同翻找，“不是你想的这样，小雪也会去的！”

“是吗，你们要去哪？”看来还有一位竞争对手呢。

“海滨幕张。”

那是东京湾的高档住宅区，现在的孩子真是奢华呢。既然如此，就用性感压倒对手好了。

“上半身就穿透明肩带的露肩背心吧，下半身配黑色超短裤，外套给你选了一件斜纹粗棉布的。”我拿着衣服，走到忙着发短信的女儿跟前。

“哇，妈妈，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呀……”她羞红了脸，仔细想想她还没有这样穿搭过呢。

“女孩子永远是女孩子啊，我也穿过这身和爸爸约会呢。”

“哇哦……”

在她换上衣服的同时，我又拿了双高跟凉鞋。

“会穿吗？小心一点。”

听着她离开时“嗒嗒”的脚步，我想这是成熟的声音。

我看了看表，指针在八点二十分。

小彩和中二来了，集合地点在海滨幕张站外那个尖尖的纪念碑旁。

“呀哈咯！”我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

“抱歉，让你久等了吧？”

“没关系，我也刚来。”

他穿着中性的运动装。身上是宽松的工装裤与合身的T恤，头上浅浅地扣着一顶细线编成的针织帽。

脚上的篮球鞋每迈出一大步，钱包链就会随之闪烁起光芒。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小彩穿便服，所以稍不留神就看呆了。他害羞地抓着编织帽，不知为何遮住了自己的眼睛。

“不、不要盯着我看……这、这样很奇怪吗？”

“不，怎么会呢！很适合你！”

“啊，由比滨也是，很适合你！”

随后我把目光转向中二。他莫名其妙地穿着工作服，头上还缠着一条白毛巾。

“你是拉面店老板吗？”我着实很惊讶。

“呼唉，谁让你们说要打扮的成熟点呢？因此我才挑选了勤奋工作的中年人形象——工作服与毛巾啊……”

我有点无语，寻找起阿企与小雪的身影。

远处，身着黑色立领的彩色衬衫与牛仔裤，脚蹬一双尖头皮鞋的疲劳上班族，看起来就有点像他。

“由比滨。”他喊了一声。

“阿、阿企？真的是阿企！”

“干吗？不许笑话我。”

“才、才不会呢！和平时不一样，让我有点惊讶……”我仔细打量了一番，点了点头，“这是小町选的衣服吧？”

“嗯，亏你能猜到。”

“果然……”

“感觉不怎么成熟呢……”

“啊？为什么？”我焦急地看着自己的胳膊，又看了看脚。

“好吧，考虑到搭配的风格，最多只像个女大学生……”

“大学生还不够成熟吗？”

“我不是说让你们穿得老成点吗？”是小雪的声音，“对不起，我迟到了吗？”

一袭白色的连衣裙在夜色中显得格外耀眼，下半身的黑色打底裤则勾勒出修长的美腿。娇小的平底凉鞋造型简单，不似我这般如藤蔓缠绕着脚踝，与她纤细的玉足十分相称。

她抬起手腕确认时间，精巧手表的粉色表盘将白皙的肌肤映衬得极为粉嫩，金属表带绕在光洁的手腕上，仿佛变成了白银工艺品。

“时间刚刚好呢。”

她宛如一朵绽放在夜晚的雪绒花，释放出无与伦比的魅力

“好美……”我不自觉地应了一声。第一次踏入侍奉社活动室时，被她的圣洁深深震撼的回忆再次涌现。

即便有着妈妈帮忙悉心打扮，浓妆艳抹，面对独居生活，仅仅只是上了淡妆的她，我还是黯然失色。

在学校，她是万众瞩目的公主；在这里，她是巡视我们的女王。

她巡视着我们每一个人。

“不及格，不及格。”小彩和中二率先出局，“不够格。”阿企也难逃一劫，“由比滨也是，不及格。”

这下子被全盘否定了。如果说刚才阿企的话还不足为信，那么被小雪否定真是令人沮丧。我有些难过，甚至有些嫉妒……

“我们待会要去的地方，必须穿着正装才能进去。男生要穿衬衫西装是基本常识。”

“是、是这样吗？”

小雪点头回应了其他人的疑问。

“在比较高档的酒店或餐馆里都有不少这样的店，你们还是记住这点为好。”

“我、我也不行吗?”

我问了一句，小雪露出有些为难的神色。

“女生的要求不会太严格……但如果陪伴的人是比企谷同学，可能就会挑剔一点了。”

“拜托，我穿的可是西装啊……西装!”

阿企连忙抖了抖身上的衣服，来彰显西装的存在。小雪却哑然失笑。

“就算服装能蒙混过关，你的死鱼眼也有危险。如果被拒绝入店，再想进去可就难了。由比滨同学还是去我家换身衣服比较好。”

“咦?去小雪家吗?我要去我要去……可是现在这个时间再去，会不会耽误你们……”

“没事，反正川崎一直打工到很晚。”

“啊，我是说，太晚回去，会影响明天上学的吧……马上也要考试了……”

“由比滨同学，与其考前担心复习的事，不如平时多花点时间哦。”

“正是，常言说‘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不玩’，你是平常玩太多了吧。”

又被好学生们训诫了……

“快走吧，我家就在那边。”小雪回头望向身后的天空。那一带有几幢特别高档的公寓。看电视时就能了解到。

她眺望的摩天楼散发出淡淡的橙色光芒，看来小雪居住的公寓位于高层。她们家应该是有 q 人吧……不然也不会让她自己居住。

“户冢同学，你好不容易来一趟，真不好意思……”

“不会啊，没事的啦。能够看到大家的便服我就很高兴了。他边说边微微一笑。

“那这样吧。在由比滨换好衣服之前，我们先去吃饭，等你们换好了再联系我。”

“嗯，就这么办吧!”我一口答应下来，和小雪牵着手走了。



“我们待会要去的地方，必须穿着正装才能进去。
男生要穿衬衫西装是基本常识。”

“是、是这样吗？”

小雪点头回应了其他人的疑问。

“在比较高档的酒店或餐馆里都有不少这样的店，
你们还是记住这点为好。”

“我、我也不行吗？”

我问了一句，小雪露出有些为难的神色。

“女生的要求不会太严格……但如果陪伴的人是比
企谷同学，可能会挑剔一点了。”

“拜托，我穿的可是西装啊……西装！”

阿企连忙抖了抖身上的衣服，来彰显西装的存在。
小雪却哑然失笑。

“就算服装能蒙混过关，你的死鱼眼也有危险。如
果被拒绝入店，再想进去可就难了。由比滨同学还
是去我家换身衣服比较好。”

“咦？去小雪家吗？我要去我要去……可是现在这个
时间再去，会不会耽误你们……”

“没事，反正川崎一直打工到很晚。”

“啊，我是说，太晚回去，会影响明天上学的



又被好学生们训诫了.....

“快走吧，我家就在那边。”小雪回头望向身后的天空。那一带有几幢特别高档的公寓。看电视时就能了解到。

她眺望的摩天楼散发出淡淡的橙色光芒，看来小雪居住的公寓位于高层。她们家应该是有钱人吧.....不然也不会让她自己居住。

“户冢同学，你好不容易来一趟，真不好意思.....”

“不会啊，没事的啦。能够看到大家的便服我就很高兴了。他边说边微微一笑。

“那这样吧。在由比滨换好衣服之前，我们先去吃饭，等你们换好了再联系我。”

“嗯，就这么办吧!”我一口答应下来，和小雪牵着手走了。

小雪住的公寓，是这一带出名的高级地段。

这公寓真不错啊，连入口都摆着沙发。

我跟着她乘上电梯，看着她按下了十五层。电梯以超乎想象的速度不断攀升，数字很快就跳到了十五。

下电梯后能看到好几扇门，她带着我来到其中没有名牌的那间房门外。小雪给门上了好几道锁，伴随着“咔嚓咔嚓”的声响悉数打开。

“请进吧。”

我也做了相应的回礼，然后被深深地震撼了。

从门厅可以看到几扇门，明显像是房间的有三间。除此以外，在走廊一侧还有看起来像是浴室与厕所的房门。从走廊往里走，前面是点着昏暗的间接照明灯的起居室。

这么宽敞的房子里，只住着她一个人。

在她的引领下，我穿过走廊，来到了起居室。

从起居室可以看到伸向外面的露台。窗外是市中心的夜景。

也许是没有料到会有来客，房间的摆设非常简朴。这里类似商务旅馆，摆放着最少的生活用品以及功能简便的家具，唯有奶油色的布制长沙发能带来一些暖意。

沙发前摆着一个小小的电视柜。巨大的电视令人意外，仔细一看，下面的格挡中摆了好多大熊猫。

“可以转过来吗，挑一件吧。”小雪的声音轻轻柔柔。

她拉开不小的衣柜，衣服很多，颜色也很绚烂，看得我眼花缭乱。

“我还是不知道应该穿什么……”如果说她已经对于华丽的打扮得心应手，我又怎么可能比得过？

“那可不行。”她轻轻地叹了口气，“我们先试几件吧。”

“不用了，小雪穿的漂漂亮亮就行了，我很一般的啦。”我连忙摆手。

“女孩子打扮的好才叫女孩子，才有女孩子气。”她回头望向我，“由比滨经常这样说吧？”

我确实说过，我还以为她不喜欢“女孩子气”这种说法。没想到她一直记着。

“你才是应该被我打扮的漂漂亮亮，先试试这件吧。”

最后我们选定了一袭露肩的深红色礼服。

“像小美人鱼呢。”她噗嗤一笑，“我也去换一身好了。”

“欸？小雪没必要换吧？我们抓紧点吧。”

“不搭。”她捏了捏我的肩带，“白色和红色不搭啊，我去换一身黑的。”她转身进了房间。

我坐在略显空旷的客厅等待。虽然早就对小雪的家境略有耳闻，但是亲眼看见的富裕还是让我的心里酸溜溜的。

胡思乱想之际，一位身穿漆黑礼服的美女登场了。

光滑柔软的布料衬得她洁白如玉的肌肤更美了，未及膝的荷叶裙下伸出一双修长的美腿，而如丝绸般的长发比礼服更加亮泽诱人，被扎成一束的黑发画出一道弧线垂在胸前，仿佛是一条珠宝项链。

但是要比纯白的打扮低调了不少。事实上她也是这么想的。

“现在闪闪发光的是你，我的公主。”她绕到我身后，“请让我为你盘发。”

“感、感觉就像是要参加钢琴演奏会似的……”

“你不能说是参加婚礼吗？听你说穿这身衣服只是参加钢琴演奏会，我的心情真的有些复杂……”

“婚、婚礼？”突如其来的词汇让我不知所措，“人、人家是第一次穿这种衣服嘛。我还想问小雪你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还会有下次的，今天做侍女，下次可以请我做你的王子吗？”她朝我伸出手，“好了，我们走吧。”

我们跟阿企约好了在酒店的电梯房见面。

见到阿企后，小雪按下了电梯的按钮，“叮”的一声指示灯亮起，电梯门悄然敞开。

这是一部玻璃板搭成的透明电梯，随着高度不断上升，可以一览东京湾的夜景。航行中的船只渔火，沿岸行驶的车辆尾灯，与高楼大厦的绚烂灯光将幕张的夜晚点缀得五光十色。

抵达最高层时，电梯门再次打开。

眼前的酒吧大厅洒下了一片优雅沉稳的光芒，像烛光般柔和却不阴暗。

在聚光灯的照射下，一位白人女性正在舞台上用钢琴弹奏爵士曲。这里明显散发出一股我不配进入的氛围。

“我们还是回去吧？”阿企递出眼色，我也拼命点头。

不过，上流阶级的小雪不会放过我们的。

“不要东张西望。”

她用高跟鞋踩了阿企一脚。

“噫！”他不由得发出惨叫。

“挺胸抬头收腹。”

雪之下一边对阿企说话，一边抓住我的左臂，然后，她将修长漂亮的手指缠了上来。

“那，那个小雪？这、这是什么意思？”

“小点声，由比滨同学也照我的样子做。”

“噢，欸？”我不知所谓，但还是牵住了阿企的左手。

“那我们走吧。”

我配合着阿企和小雪的步伐缓缓地向前走去。刚刚穿过敞开的厚重木门，立刻有位像是侍应生的男性走上前来，对我们低头行礼。

侍应生领先一步半，将我们带到了靠在落地窗户前的吧台。一位女酒保正在吧台后擦拭酒杯。她身材高挑，相貌出众，在这灯光昏暗的店内，那副略带忧伤的表情与眼角的泪痣十分般配。

这不是川崎同学吗？

与在学校里的印象不同。她盘起长发，身穿酒保制服，不发出一点声音，举止优雅，完全没有懒洋洋的感觉。

川崎没有认出我们，只是静静地送上杯垫与干果，默默地等着我们点餐。

“川崎。”

阿企低声说道。川崎露出有点伤脑筋的表情。

“非常抱歉。请问您是哪位?”

“连同班同学都不认得你那张脸，不愧是比企谷同学。”小雪佩服地说着，坐在了吧台椅上。

“不是啦，今天穿的衣服不一样，认不出来也是正常的。”阿企给自己打着圆场。

我也坐了下来，在他们两人之间。

“我找你很久了，川崎沙希同学。”

小雪开口之后，川崎的脸色骤变。

“雪之下……”

她那表情，包含着显而易见的敌意。她们之间原本没有交接点，但小雪是校内的大名人。凭她那样的容貌和性格，肯定有人看她不顺眼。

“晚上好。”

也不知道她是否了解川崎的心情，小雪若无其事地打声招呼。

两人的视线相交。也许是因为光线不好，我好像看到了火花四射。真恐怖!

川崎眯起眼睛端详着我。她的眼神像是在说，既然来者是同所学校的雪之下，那么跟来的也应该是吧。

“你、你好呀……”

我想缓和一下气氛，就友好地打了声招呼。

“由比滨……下子没认出来。那这个人也是总武高中的吗?”

“啊，嗯。我是跟你同班的比企谷八幡。”

我点头行礼后，川崎忽然笑了起来，像是放弃了反抗。“好吧，被你们发现了。”

她耸了耸肩，似乎没有打算刻意隐瞒，抱臂靠在墙边，不知是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还是觉得无所谓了。

她身上散发出在学校里那种懒散的气息，轻叹了口气：“要喝点什么吗?”

“我要一杯沛绿雅。”小雪回答道。

“我，我也是!”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不过我也点一份比较好。

“我要麦克斯咖……”

“给他一杯辣的姜汁汽水。”

小雪打断了他的话。

川崎苦笑着回了句“好的”，就准备了三个香槟杯，用熟练的手势注入饮料，再分别摆在我们面前的杯垫上。

我们彼此无言地举杯轻抿。小雪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说道：

“这里怎么可能会有麦克斯咖啡？”

“不会吧?这里不是千叶县吗?”

“有是有啊。

川崎喃喃说道，小雪却马上瞟了她一眼。她们两个为什么关系这么恶劣?好恐怖。

“有话直说吧，你找我有什么事?应该不是跟那种人来约的吧?”

“怎么会呢?如果你说的是我身旁这家伙，这句玩笑话可实在掉价。”

“我说……你们两个吵架，能不能不要把我当炮灰?”阿企也说上了话，“你最近回家很晚，是因为在这儿打工吗?你弟弟很担心。”

听到他这么说，川崎又用那种瞧不起人的态度冷笑一声。

“你们是为了说这个才特地跑来的吗?辛苦了。不过，你不会以为我会因为一个陌生人的几句话就辞掉这里的工作吧?”

“能被同班同学当成陌生人对待，阿企还真厉害……”我对奇怪的事实表示佩服。

“哦，难怪最近总有人来烦我，原来是你们几个搞的鬼啊。大志说了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但我会跟大志解释，你们用不着担心。所以，不要再跟大志来往了。”

川崎对我们怒目而视。

她的意思是局外人快闪开吧，可惜小雪不是知难而退的类型。

“我们当然有理由阻止你。”

小雪将视线从川崎身上移向左手的手表，看了一眼时间。

“十点四十分……灰姑娘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犹豫，但你的魔法已经解除了。”

“魔法解除的话，不是应该有大团圆结局等着我吗？”

“这可不好说啊，小美人鱼，我倒是觉得迎接你的会是悲惨的结局。”

两人的对话容不得旁人插嘴。话说回来，她们俩为什么处不好关系啊？今天不是第一次交谈吗？好恐怖！

我虽然知道她们话里带刺，却不知道具体的意思，于是拍了拍阿企的肩膀。

“喂，阿企。那两个人在说什么？”

“啊，由比滨！有你这个平民在，真的让我好安心……劳动法禁止未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在晚上十点之后工作。川崎到现在还在打工，一定是使用了谎报年龄的魔法，但这个魔法被雪之下破解了。”

原来如此，但川崎依然从容不迫。

“你不打算辞职吗？”

“嗯？不啊……反正辞了这里，只要去别的地方就行了。”川崎用软布擦拭着酒瓶，若无其事地说道。

也许是被她的态度惹火了吧，小雪将饮料一饮而尽。生气的她可是很可怕的……

在一触即发的紧张氛围中，我战战兢兢地开口问：“川、川……你为什么要在打工呢？啊，那个……我没钱的时候也会去打工，但还不至于谎报年龄通宵打工……”

“没什么……我只是需要用钱而已。”

她“咚”的一声把酒瓶放在吧台上。

大家去打工的理由多半是挣钱，这也很正常……

“这个我明白啊，可是……”阿企缓缓开口。

没想到阿企的话竟然使川崎的脸色僵硬起来。

“你怎么可能会明白……在调查表上写下那种玩笑话的家伙怎么可能理解我的心情？”

坏了，阿企和她也在说一些我听不懂的了……

“我又没开玩笑……”

“是吗？既然不是开玩笑，那就说明你还是个小鬼，没把人生放在眼里。”

川崎把擦拭酒瓶的软布丢向吧台，又靠在了墙上。

“……不，不光是你，还有雪之下和由比滨都不会明白。我可不是为了玩乐才打工赚钱的，不要把我跟那些白痴相提并论。”

我好像变成白痴了……

川崎瞪着我们的目光充满了魄力，她的眼睛仿佛在怒吼“少管我！”但同时也涌起了泪水。

“可是……有些话你不说出来，别人也不会明白啊。说出来我们也许能、帮上忙呢……你自己也能轻松，一点……”我说到一半就结巴起来，因为川崎露出了冰冷刺骨的视线。

“我说了你们也不会理解。帮忙？轻松一点？是吗？那你会给我钱吗？还是说连我爸妈都拿不出的东西，你能替我解决？”

“这、这……”我为难地低下头。川崎同学太可怕了！

“适可而止吧。你再这么说下去……

小雪冷冰冰地说。她的话只说了半句，平添了几分恐怖。

川崎也犹豫了一下，但她马上就喷了下舌，转头看向小雪。

“喂，听说你父亲是县议会的议员吧？像你这种吃穿不愁的大小姐，怎么可能理解我的难处……”

她平静地小声喃喃，语气有点自暴自弃的意思。

她说出这句话时，一个香槟杯“咣啷”地倒了下来。我看向一旁，小雪咬着嘴唇，视线垂落在吧台上。

平时的她绝对不会做出这种表情。惊讶之余，我忍不住凑上去瞧着。

“小雪？”

“雪之下？”

“咦？啊，嗯，抱歉。”

她如此回应时，总算恢复了往常的——不，是比以往还冰冷的漠然表情，若无其事地用小毛巾擦着桌面。从这种惊人的氛围中，我知道这是她的地雷。

假如我从来没认识过小雪，或许我会深深地认同她。但我现在知道，她不是纨绔的公主，不是高高在上的女王。

她的性格是正直的；她的外在是要强的；她的内心是温柔的……还有一点点可爱……

所以，就像刚才小雪为我说话一样，我决定站出来。

我学着优美子，猛拍一下吧台：“等下！小雪的家事跟现在的话题无关吧！”

我怒视着她，语气也故作强硬。不是在开玩笑或者打哈哈，我真的发怒了。

应该是被我惊到了吧，她的声调有些降低。

“那你们跟我的家事也没关系。”

这么说来也有道理。

她的事与我、阿企，尤其是外班的小雪没有任何关系。

但我想要一份道歉。

“或许你说得没错，但问题不在这里！小雪她——”

“由比滨同学，你冷静一点。不过是杯子倒了，又不要紧。你不用这样在意。”

小雪温柔地制止了我。此时我才发现，自己的身子已经越出了吧台。

明明已过了初夏时节，这里的空气却异常寒冷。

“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吧。雪之下和由比滨，还有川崎都没法冷静地谈下去了。”阿企又喝了一大口，

“你们今天还是先回去吧。我困了，喝完这杯就回去。”

“你……”

“也、也好。小雪，今天先回去吧？”

小雪无奈地叹了口气，本想对他说些什么，我赶紧制止。我和阿企对望眼，他轻轻地点了下头，看来他也注意到刚才小雪的表现不对劲了。

“好，那就回去吧。”

本人似乎也有所察觉，小雪听从了我们的话。她连账单也没看一眼，就在吧台上放下几张纸钞站起身来。我也连忙起身

阿企在我们的背后开口：“由比滨，等我一会。”

“噢？诶？啊，好的，我知道……我等着你。”

虽然知道阿企因为缺少社交，不会是那样的意思，但是我还是不自觉的脸红了，忸怩了一下才挥挥手离开了。

比企谷不一会就出来了，他请求由比滨在我家留宿一晚，原因是明天早上五点，他要再和川崎谈一谈。

听起来很突兀，但是我本来就想邀请她过夜呢。

等着我领着由比滨进了家门，不经意间抬手看了看表。已经十一点了……

“这里是浴室。”

“哇！好大！两个人一起泡也没问题吧！”

虽然知道只是她的感叹，但是我也浮想出了暧昧的画面，不由得红了脸。

“由比滨先来吧。”我走出浴室，反手带上了门。

真累……我摊在沙发上，回想着川崎的话。

这应该就是大多数对我的看法吧，或者说是我的标签……

从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没有人理解我也没什么，只要我做自己就好了——我从前是这样想的。

现在不一样，，至少我想让在意的人了解我，至少让她理解我……

她知道那件事后，会讨厌我吗？

“小雪？”她轻轻柔柔的声音将我敲醒。

她是出浴的仙女，未曾见过的散发将脸蛋如花朵似的包裹，一抹微笑显得更加光彩动人，原本稍显宽松的睡衣被娇人之姿撑起，纤纤玉手仿佛一下就能勾走我的心神……

“小雪？你的表情好奇怪哦。”

“没什么，先进去睡吧。”我指了指卧室。

“啊？那是小雪睡的吧？”

我点了点头，推着她进了卧室：“天太晚了，今天就先和我睡吧。”

等我洗漱完毕躺到床上，却发现身旁的由比滨在怔怔地看着天花板。

“不开心？”我拿起床头的熊猫，放在她的身上“给你，抱一抱。”

“很可爱呢，软软的。”她慢慢地抚摸着，看上去很享受，“小雪很喜欢这样的玩偶嘛。”

“是啊，你喜欢什么呢？”我看着她把熊猫放到一边，眯起了眼睛，好像在思考的样子。

“我喜欢你！”她猛地睁开眼睛，一下子扑向我。

现在，我躺在自己的床上，她双手撑着，和我四目相对。

“要压下去咯。”她因为计划成功而得意地笑着，“呀！”

被骗了……这是我现在唯一的感受。如果在平时，我当然会躲开这样的亲密接触，至少不应该是零

距离的……现在也只好任由她紧紧地贴着了。

那里……软软的……

她扭来扭去，可爱的。

“别闹，该睡觉了。”

听见这话，她翻过身去扯上被子。我则趁机压了上去。

“不是不想嘛。”

“我的意思是，像这样别动，静静地贴。”

贴着贴着，就睡着了……

“呀哈喽！呀哈喽——”

熟悉的起床铃声将我唤醒，我闭着眼，习惯性地摸索手机想把它关掉，却抓到了一个软软乎乎的，塞满了我的手。

我忽然想起五点还要和川崎见面，于是猛地睁开眼睛。

“呀啰。”小雪出现在眼前，我抓住的正是她的手臂。

我顿时羞愧难当：“对不起！是我晚了！”

“没有，还算早，快去洗漱吧。”

小雪的“呀啰”，真可爱。我一边向浴室走去一边想着。

我们化了几分淡妆就匆匆忙忙地出门了。

时间刚过清晨五点。隔着玻璃就能看见 m 里的阿企一边打瞌睡，一边喝着咖啡。天色已经亮起来，麻雀在地上啄食东西，再度飞回空中。

“来了吗……”

“早上好。”

“呀哈喽！”

“辛苦你们了，睡的还好吗？”

小雪抢先一步开口：“嗯……我看她睡得满好的。”

我们还在对视，小町冒了出来。

“小町，人有帮我带来吧？”

“嗯！”

小町回应一声，她手指的地方站着正太大志。

自动门发出声响，川崎沙希懒洋洋地走了进来。

“你要跟我说什么？”

一夜没睡的川崎看起来格外不悦。

“总之，你吸冷剂……先冷静。”

阿企咬到舌头，想要假装镇定的样子却彻底失败。没办法，谁让川崎那么恐怖。

然后又看向我和小雪：“你们也在？”

她露出不耐烦的表情，深深叹一口气。

最后看向在角落里的弟弟。

“大志……这种时间你在这里做什么？”

川崎又急又气地瞪向弟弟，不过大志不肯让步。

“这是我该问的问题吧，姐姐？你到底在做什么，直到现在还不回家？”

“跟你没有关系……”

川崎断然结束这个话题，不想再说下去。在此之前，只要自己单方面结束话题，或是转身离开，不管怎样总有办法蒙混过去。不过，现在她无法那样做。我们挡在周围，绝不会让她逃走。

“哪里没有关系，我们是一家人耶！”

“……我不是说过，你不需要知道吗？”

面对大志的追问，虽然她的语气变弱，但还是打定主意不肯说出口。

眼瞅着又要陷入僵局，阿企说话了：“川崎，我来猜猜看你为什么要打工，又为什么需要钱吧。”

川崎瞪了他一眼，我们则露出十分感兴趣的眼神。

“大志，你升上初三后，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嗯……我想是开始补习吧？”

大志如此回答之后，仍持续思索着。

川崎大概也发现阿企要说什么，不甘心地咬住嘴唇。

“原来如此，是为了筹措弟弟的学费啊……”

我突然间理解了，不过马上被阿企打断。

“不对。大志是四月开始去补习班，所以他的学费早已有着落，入学费跟教材费都付清了。我想，他们家人应该早就规划好这些费用。换句话说，只有大志的学费不需要担心。”

“这样啊。的确，需要学费的不只有弟弟一个人。”

小雪似乎已全盘了解，用些许同情的眼神看向川崎。

我们就读的总武高中是升学型学校，超过半数的学生都打算继续念大学。因此，从高二的这时候开始，不少学生便开始准备大学考试，并且认真考虑去参加暑期冲刺班的事。

从进入大学前的准备阶段，到进入大学的那一刻，都需要为数不少的金钱。

“大志曾说过，你从以前就很认真，对他也很温柔，所以才会决定那样做吧？”

阿企做出结论后，川崎无力地垂下肩膀。

“姐姐……都是因为我、我去补习……”

“……所以说你不需要知道啊。”

川崎轻轻拍一下弟弟的头安慰他。

哎呀～看来本次事件可以有个圆满的感动大结局，真是太好了，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虽然我心里这么想，但川崎仍是一脸愁容。

“不过，我还是不打算辞掉打工。我也想上大学，而且不想因此让家人跟大志有所负担。”

川崎的声调变得高亢，话中明显听得出她的决心。面对她那么强烈的意志，大志再次闭口不语。

“那个，小町方便说句话吗？”

小町的声音打破这片沉默，川崎双眼无神地看向她。

“什么事？”

她的口气不是很友善，看来像是要吵架的样子，但小町只是笑着应付她。

“那个啊，小町家一直以来都是双薪家庭，所以小町小时候，每次回家都看不到任何人，即使说‘我回来了’也不会有人回应。”

“等一下，有人回应才可怕吧。你突然说这个干嘛？”

“啊，哥哥先安静一下啦。”

阿企被小町这么说，只好闭上嘴巴，乖乖听她说下去。

“小町变得很讨厌回去那个家，所以曾经离家出走喔。后来，把小町接回去的不是爸爸妈妈，而是哥哥，而且在那之后，哥哥开始比小町还要早回家。所以，小町一直很感谢哥哥！”

川崎用似乎有些亲近感的眼神看向阿企，我的眼中则泛起泪水，唯有小雪露出不解的表情。

“比企谷同学会那么早回去，是因为那时候就开始没有朋友吧？”

“喂！你怎么知道？你是雪基百科吗？”

“啊～其实小町也非常清楚，只是觉得这样说能让自己加分嘛。”

小町爽快地承认，令我大大地张着嘴，露出一副快晕过去的样子。

“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

川崎不耐烦地质问小町，那副表情真恐怖，但小町还是不改笑容，正面回答她的问题。

“虽然小町的哥哥很没有用，但他绝对不会让小町操心。光是这一点，身为妹妹便感到很安心又高兴——啊，这句话也是为了让让自己加分。”

“那句多余的话不用一直说啦……”

“讨厌，这当然是小町掩饰害羞的独特方式啦。啊，刚才这句也是加分用的。”

“行了行了……”

见阿企的态度很不耐烦，小町不满地哼了一声。继续对川崎说道：“总之呢，就像沙希姐姐不想给家人添麻烦一样，大志同学也不想给沙希姐姐添麻烦哦。如果你能理解这一点，我们这些做弟弟妹妹的都会很高兴的。”

川崎沉默不语，而阿企也是一样。

“嗯，我也这么觉得。”

大志轻轻地补了一句。接着，他满脸通红地把头扭向一边。川崎站起来摸了摸大志的头，如往常的慵懒表情中多了几分温柔的微笑。

早上五点半的空气依然有些寒冷。我打着哈欠，目送川崎兄妹渐渐远去。

“不过，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只不过是让沙希和大志找回了失去的沟通而已。”

“精神充实了，不代表所有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尽管有形之物总有一天会消失，但这并不等于它们没有价值。物质与金钱都不可或缺。”

靠打工挣点零花钱后，我也能真切地体会到这点。

“所以你就把那种欺骗父母的招数教给她了？”

小雪非常不满。

川崎姐弟之间的距离若即若离，一个人走得太快就会放慢步调等着对方，还时而笑得肩膀乱颤。

“兄弟姐妹都是这样的吗....”

我在朝雾中轻声低喃。

“这可难说，人皆不同。不是还有最熟悉的陌生人这个说法吗？”

“最熟悉的陌生人.....嗯，我也有同感。”

小雪点了点头，没有抬起头来。

“小雪？”

我看到她奇怪的样子有些担心，凑上前去。可她马上抬起头，对我露出微笑。

“好了，我们也先回去吧，再过三个小时就该上学了。”

“嗯，好的.....”

我对她的态度难以释怀，但还是点头背上背包。阿企也打开了自行车的车锁。

“小町，快起来。”

小町正坐在麦当劳外的石阶上打瞌睡。阿企拍了拍她的脸蛋，只见她嘴里叽叽咕咕醒了过来，还用手揉了揉惺忪的睡眼。

她站起来，迈着摇摇晃晃的脚步走向自行车，坐在后座上。平时这时候都是睡觉时间，也怪难为她的。

“那我回去了。辛苦你们啦。”

“嗯，明天见。不是.....等会在学校见。”

我轻轻地摆手，小雪没有说话，只是傻傻地瞧着他们。

“我去买 m 了，小雪想吃什么？”

“不用了，我回去给你做吧。”

“可是小雪很累吧，我来做怎么样？”

“那还是去买着吃吧……”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电车，甚至于熟悉的车厢，可与往常不同的是，身旁坐着困倦的美少女。

她是我的朋友，由比滨结衣。

眼瞅着要到站了，我摇了摇她。

“醒醒，要下车了。”

“啊？”她睁开惺忪的双眼，“不小心睡着了！真不好意思！”

然而就是这样贪睡的她，离学校越近就越发地活跃。

“早上好，呀哈喽！”

“呀哈喽！”

她就这样对着很多同学打着招呼。

我突然觉得，阳光不是来自天空，而是来自我的身边；元气不是一种想象，是她传播给世间……

我什么时候也能像她一样呢

“雪之下同学，你今天好像很开心呢。”前桌的同学朝我搭话。

当然了，因为我有一位好朋友，由比滨结衣。

到了午休时间，我们就各自赶赴想要参观的职场了。

有不少企业总部都坐落于此，前几天的那件事也验证了这里是条繁华大道。

我、优美子和姬菜原本是三人组。

但是优美子表示要和叶山一起，于是就变成了六人组。

可是，到了现场我才发现，叶山的周边围着乌压压的一片人。

我从开始就没打算和他们一起行动。我四下寻找阿企，想和他说些事。

我数了数，这里大概来了五个小组。

阿企不喜欢人群。于是他自然落在大队伍的最后方。

叶山挑选的好像是在哪里听过的电子机械公司。只是那家企业不仅有办公大楼与研究设施，旁边还没有一家对外开放的展览馆，馆中还有全景电影院呢。

想来他是预料到会有大群人跟过来才选了这个。等到叶山他们早已不见，初夏的微风拂过冷清的竹林，发出瑟瑟声响。

西边的天空开始染上绚烂的色彩，我环顾着无人的入口处。看见熟悉的身影，那个男生弯着腰，双手插兜走来。有那么一瞬，我犹豫着是否要搭话，最终还是开了口。

“啊，阿企！你好慢哦！大家都走了啦。”

“哦，抱歉。因为我体内的萝卜魂燃烧了....然后呢，你说的大家去哪里了？”

“萨莉亚。”

“你不去吗？”

我对戳食指的指尖，偷偷地瞄了他一眼。

“我有些事想对你说。”

“什么？”他的疑惑也在我的预料之中。

“对不起。”

“什么？”

“我没有.....牵好萨布雷.....绳子掉了.....”我说的断断续续，鼓起的勇气在一点点流失。

“啊，你根本不用特别在意我。我会救你养的狗，只是出于偶然.....”

听起来他还记得，我顿时眼前一黑，中间的话都没再听。

“.....所以你不需要感到愧疚。嗯.....由我来说这种话，好像有点奇怪。”

“阿企.....你还记得啊.....”我呆呆地看着他，“这样啊.....哈哈.....”

我发出苦笑声，然后看向地面。

“抱歉，我好像反而让你担心。不过，以后你再也不用在意我了。我之所以会像这样独来独往，都是我自己的关系，跟那场意外无关。你不用同情我，也不用觉得有所亏欠……如果你是因为那样才对我好，请停下来吧。”

他的语气有点激动。他在焦躁什么？这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啊？

为了化解这份焦躁，我下意识地抓抓丸子。从刚刚开始笼罩在现场的沉默，真是让人难受。

“嗯……那个……该怎么说呢……”

我们有好一阵子都开不了口，最后还是我先出声了。

“哎呀，不是……该怎么说呢？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子……”

我想微笑，脸却不知该如何是好地低下去，微弱的声音在颤抖。

“才不是那样子……根本不是那样……”

我说得很小声，不知道能不能传达给他……

就算他听到了，也只会觉得是无意义的重复吧。

如果言语不可以，那么你能懂我吗？

我充满泪水的眼睛直直看向他，完全不移开视线，然而他还是把眼睛移开了。

“……笨蛋。”

我丢下这句话便逃离，不过才跑不到一点，脚步又变得沉重，最后变回变成步行。

我想去萨莉亚和大家汇合，忽然觉得我走在岔路口上。

如果不再做点什么，就要和侍奉社渐行渐远了吧。

有的时候会厌烦他们的别扭，明明我只是想道歉，为什么他会觉得抱歉？

我不理解，我不理解，我不理解……我让风吹落眼泪，让大地抹去痕迹，让阳光振作精神；

然而我怎么也迈不开脚步，消不去记忆，想不出如何面对他……